

語絲

期四十五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本期零售大洋一角長期訂閱者不另加價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目錄

讓我和主義	豈明
離婚	魯迅
生日的禮物	徐祖正
鏡花緣與中國神話	沉君
廢話	玄同
小貓	春臺
我想	平伯
愛麗	衣萍
假頭髮	川島
子愷遺書序	佩弦
通品	品青
我似乎又想笑了	壽明齋
吳聲戀歌	顧頴剛
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	豈明
論國民文學書	王獨清
語絲的體裁	林玉堂
詠名流(附語譜)	林玉堂

讓我吃主義

豈明

在語堂的文章裏見到「讓你吃主義」一語，我覺得很有趣，心想這五個字真足以代表中國大部分的人生觀。但是仔細想下去，這只是「起比」，那邊還有「對比」，所以在那對面應該還有一種「讓我吃主義」。照「謝斯非省」所不許可的進化論講來，你吃我我吃你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不過這當然是很簡單的你吃我（倘若我吃了你，否則自然是）我吃你，決沒有什麼所謂讓。而且人類之所以能從猴子演進，成為「萬物之靈」者，並非真是他得天獨厚，其實乃是由于他的「不讓你吃主義」之精神，他們的房屋，炬火，石，棍棒，無一不是這個精神的表現：倘若他同我們現在的同胞一樣悠然地等人家來吃，那麼他的光皮嫩肉便將一舔而空，還不能贖下幾個人來夠做種子哩。現在我們的讓你吃主義恐怕是東方文明的精華，顯與進化論的邪說不合，是值得謝斯非省的

的道學家所稱贊的，讓我吃主義也是如此，因為這是盾之那一面。

讓你吃主義大家知道是中國平民的人生觀，讓我吃主義則是紳士的人生觀，雖然其主旨完全相同，便是說不要動，但因地位不同，被吃者曰，「不要動，讓你吃了罷，」吃者亦曰，「不要動，」唯下文則為「讓我好吃你」：因此可以將同一主張分析作兩派不同的人生觀。中國本來沒有一定的階級，紳士與平民也只是是一時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門第的區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時候却的確是兩個階級，有兩個人生觀，雖然隨時可以轉換：在被吃的地位時，安分地讓你吃；在可以吃人的時候，便又樂觀地讓我去吃了。這是很自然很普通的現象，並不是我故意編造出來挖苦人的話。

語堂所說的讓你吃主義，據我看來，實在還是讓我吃主義，因為那些主張的人多是紳士之流。所謂紳士，都是認識些官僚商賈，進可以做參政，退可以做文豪的人，他不怕會被人吃去，何必取「讓你吃」的人生觀呢？他這樣的說，原是為那些小百姓，小魚小蝦說法，叫他們不要在桶裏盆裏亂跳，——反正也是白跳。他知道他們是怕被洋人所吃，但「刁風斷不可長」怕吃總不是好事，不是馴良的小魚們所應做的，所以不可不加以忠告。他也知道有洋人在那里夾着吃，誠不免要「僧多粥薄」，

有吃不飽之慮，但是，少吃總比不吃為佳，洋人在不過少吃一口，佢們不讓吃那就完全沒得吃了！所以叫佢們不要動，叫佢們仍守着讓你吃主義，讓我可以吃，即使和別人分了吃，此固之至簡單明瞭者也。語堂以為紳士們也守着讓佢吃主義，那未免上了他們的當了罷。

讓我們的主義之分而範圍，只要看前次北京女師大事件便可明白。女師大學生之反對校長無非是一種不讓你吃主義，但章十劍劉百昭以及許多「正人君子」羣起踴躍，餘波延及為北大反對章十劍事件之爭鬥，這些事情過去還不久，現在不必詳述。平心地說一句，這原是當然的，因為那些紳士的態度本來應當是如此：不讓你吃是被迫壓的平民覺悟後所取的程度，非紳士們所能理解，覺悟的紳士至多只是「不吃」罷了，如託爾斯泰那樣，普通的紳士的主義自然都一致「讓我吃式的了。至于我呢，我本不是紳士，雖然會蒙章十劍總長在甲寅上評為「擅名闊閣膽智不凡」，——在前清時恐怕已經足以做兩扇額掛在宗祠門口，或刻一方石章鈐用，——劉百昭司校長在女子大學演說「賜呼」為「土匪」，但實在還是一個不中用的人，只喜說閑話，打不平，略有福祿特爾之風，（雖然文章萬不敢仰攀他老人家，）也是時有被吃之杞憂而無能吃之壯志的人，我所能做的就只是有時提唱不讓你吃主義，使紳

士們稍感到不悅而已。近來有些頭腦簡單的人們，以為大家對付女師大問題，丟掉了五卅事件，所以外交終于失敗，我當初聽了覺得至為可笑。這好像說中國只有這回于與女師大，反對章十劍的一班人是真正人才，有舉足輕重的力量，他們如參加五卅運動，外交便可勝利，他們去管別的事情，外交也就失敗，此外的中國人彷彿全是昏虫，什麼都不中用似的。其實在這些「土匪」之外還有更多的「正人君子」，他們儘可以去單獨進行，做愛國運動，有他們那樣正氣與奇計，成績一定很有可觀的。何以竟不能挽救失敗于什一呢？我最初想用所謂孤桐先生的「思儉如此至可駭異」八個字來做批語，但是現在仔細一想，却恍然大悟了。本來這些反「吃」主義的運動完全出于「不讓你吃主義」之精神，而這種精神只在被侮辱與損害者纔有，在紳士們是決沒有的，所以反抗強權之責任便完全落在平民身上了。那些「思儉」的人們所說的話雖然本存于羅織，却也有了一面的真理：他們知道紳士的真本領在吃人而非反對吃人，倒的確是頗有自知之明呀。十一月十一日病中。

離婚

魯迅

「阿阿，木叔！新年恭喜，發財發財！」

二四

「你好，八三！恭喜恭喜！……」

「唉唉，恭喜！愛姑也在這里……」

「阿阿，木公公！……」

莊木三和他的女兒——愛姑——剛從木橋頭跨下航船去，船裏面就有許多聲音一齊的叫了起來，其中還有幾個人捏着拳頭打拱；同時，船旁的坐板也空出四人的坐位來了。莊木三一面招呼，一面就坐，將長烟管倚在船邊；愛姑便坐在他左邊，將兩隻鈎刀樣的腳正對着八三擺成一個「八」字。

「木、公上城去？一個蟹殼臉的問。」

「不上城，」木公公有些頹唐似的，但因為紫糖色臉上原有許多皺紋，所以倒也看不出什麼大變化，「就是到龐莊去走一遭。」

合船都沈默了，只是了他們。

「也還是爲了愛姑的事麼？」好一會，八三質問了。

「還是爲她。……這真是煩死我了，已經鬧了整三年，打過多少回架，講過多少回和，總是不落局……」

「這回還是到那老爺家裏去？……」

「還是到他家。他給他們說和也不止一兩回了，我都不依，這什麼有什麼。這回是他家新年會親，連城裏的七大人也在……」

「七大人？」八三的眼睛睜大了。「他老人家也出來說話了麼？……那是……其實呢，去

年我們將他們的竈都拆掉了，總算已經出了一口惡氣。況且愛姑回到那邊去，其實呢，也沒有什麼味兒……。」他於是順下眼睛去。

「我倒並不貪圖回到那邊去，八三哥！」愛姑忿忿地昂起頭，說，「我是賭氣。你想，『小畜生』拼上了寡婦，就不要我，事情有這麼容易的？『老畜生』只知道幫兒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七大人怎樣？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了麼？他不能像老爺爺似的不通，只說是『走散好走散好』。我倒要對他說我這幾年的艱難，且看七大人說誰不錯！」

八三說服了，再開不得口。只有潺潺的船頭激水聲；船裡很靜寂。莊木三伸手去摸煙管，裝上烟。

斜對面，挨八三坐着的一個胖子便從肚兜裡掏出一柄打火刀，打着火絨，給他按在煙斗上。

「對對。」(一)木三點頭說。

「我們雖然是初會，木叔的名字却是早已知道的。」胖子恭敬地說。「是的，這里沿海三六十八村，誰不知道？施家的兒子拼上了寡婦，我們也早知道。去年木叔帶了六位兒子去拆平了他的竈，誰不說該……你老人家是高門大戶都走得通的，脚步開闊，怕他們甚的……！」

「你這位阿叔真通氣，」愛姑高興地說，

「我雖然不認識這位阿叔是誰。」

「我叫汪得貴。」胖子連忙說。

「要撇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總要鬧得他們家敗人亡！慰老爺不是勸過我四回麼？連爹也看得賠貼的錢有對頭昏眼熱了……。」

「你這媽的！」木三低聲說。

「可是我聽說去年年底施家送給慰老爺一酒席哩，八公公。」蟹殼臉道。

「那不礙事。」汪得貴說，「酒席能塞人發昏麼？酒席如果塞得人發昏，送大菜又怎樣？他們知書識理的人是專替人家講公道話的，譬如，一個人受衆人欺侮，他們就出來講公道話，倒不在乎有沒有酒喝。去年年底我們敝村的文大爺從北京回來，他見過大場的一個人物要算七太太，又硬……。」

「汪家匯頭的客人上岸哩！」船家大聲叫着，船口經要停下來。

「有我，我！」胖子立刻一把取了烟管，中船一跳，隨着前進的船走在上了。

「對對！」他還向船裡面的人點頭，說。

船便在新的靜寂中繼續前進；水聲又很聽出了，潺潺的。八三開始打磕了，漸漸地向對面的鈎刀式的脚張開了嘴。前艙中的兩個老女人也低聲哼起佛號來，她們擲着念珠，又都

看愛姑，而且互視，努嘴，點頭。

愛姑瞪着眼睛看定篷頂，大半正在懸想將來怎樣鬧得他們家敗人亡；「老畜生」，「小畜生」，全都走投無路。慰老爺她是不放在眼裏的，見過兩回，不過一個團頭團腦的矮子；這種人本村裏就很多，無非臉色比他紫黑些。

莊木三的烟早已吸到底，火逼得斗底裡的烟油吱吱地叫了，還吸着。他知道一過汪家匯頭，就到龐莊；而且那村口的魁星閣也確乎已望得見。龐莊，他到過許多回，不足道的，及慰老爺。他還記得女兒的哭回來，他的親家和女婿的可惡，後來給他們怎樣地吃虧。想到這里，過去的情景便在眼前展開，一到懲治他親家這一局，他向來是要冷冷地微笑的，但這回却不，不知怎的忽而橫梗着一個胖胖的七大人，將他腦裏的局面擠得攔不齊了。

船在繼續的寂靜中繼續前進；獨有念佛聲却宏大起來；此外一切，都似乎陪着木叔和愛姑一同浸在沈思裏。

「木叔，你老上岸罷，龐莊到了。」木三他們被船家的聲音警覺時，面前已是魁星閣。

他跳上岸，愛姑跟着，經過魁星閣下，向着慰老爺家走；朝南走過三十家門面，再轉一個彎，就到了，早望見門口一列地泊着四隻烏篷船。

他們跨進黑油大門時，便被邀進門房去；大門後已經坐滿着兩桌船夫和長年。愛姑不收看他們，只是溜了一眼，倒也並不見有「老畜生」和「小畜生」的蹤跡。

當工人搬出年糕湯來時，愛姑不由得越加局促不安起來了，連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麼？」她想。「知書識理的人是講公道話的。我要細細地對七大人說一說，從十五歲嫁過去做媳婦的時候起……。」

她喝完年糕湯；知道時機將到。果然，不一會，她已經跟着一個長年，和她父親經過大廳，又一彎，跨進客廳的門檻去了。

客廳裏有許多東西，她不及細看；還有許多客，只見紅青鍍子馬掛發閃。在這些中間第一眼就看見一個人，這一定見七大人了。雖然也是圓頭圓腦，却比慰老爺們魁梧得多；大的圓臉上長着兩條細眼和漆黑的細胡鬚；頭頂是禿的，可是那腦殼和臉都很紅潤，油光光地發亮。愛姑很看得稀奇，但也立刻自己解釋明白了：那一定是擦着豬油的。

「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入殮的時候塞在屁股眼裏的。」七大人正拿著一條爛石似的東西，說着，又在自己的鼻子旁邊擦了兩擦，接着道，「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買得，至遲是漢。你看，這一點是『水銀浸』……。」

「水銀浸」周圍即刻聚集了幾個頭，一個自然是慰老爺；還有幾位少爺們，因爲被威光壓得像瀟臭蟲了，愛姑先前竟沒有見。

她不懂後一段話，無意而且也不敢去研究什麼「水銀浸」，便偷空向四處一看望，只見她後面，緊挨着門旁的牆壁，正站着「老畜生」和「小畜生」。雖然只一瞥，但較之半年前自然看見的時候，分明都見得蒼老了。

接着大家就都從「水銀浸」周圍散開，慰老爺接過「屁塞」，坐下，用指頭摩挲著，轉臉向莊木三說話。

「就是你們兩個麼？」
「是的。」

「你的兒子一個也沒有來？」
「他們沒有工夫。」

「本來新年正月又何必來勞動你們。但是，還是只爲那件事……我想，你們也鬧得夠了。不是已經有兩年多了麼？我想，冤讎是宜解不宜結的。愛姑既然丈夫不對，公婆不喜歡……也還是照先前說過那樣：走散的好。我沒有這麼大面子，說不通。七大人是最愛講公道話的，你們也知道。現在七大人的意思也這樣：和我一樣。可是七大人說，兩面都認點晦氣罷，叫施家再添十塊錢：九十元！」

「……」
「九十元！你就是打官司打到皇帝伯伯跟前，也沒有這麼便宜。這話只有我們的七大人肯說。」

七大人睜起細眼，看看莊木三，點點頭。愛姑覺得事情有些危急了，她很怪平時沿海的居民對他都有幾分懼怕的自己的父親，爲什麼在這里竟說不出話。她以爲這是大不可不的；她自從聽到七大人的一段議論之後，雖不很懂，但不知怎的總覺得他其實是和藹近人，並不如先前自己所揣想那樣的可怕。

「七大人是知書識理，頂明白的；」她勇敢起來了。「不像我們鄉下人。我是有冤無處訴；倒正要找七大人講講。自從我嫁過去，真是低頭進，低頭出，一禮不缺。他們就是專和我作對，一個個都像個『氣殺鐘馗』。那年的黃鼠狼咬死了那匹大公雞，那里是我沒有關好嗎？那是那隻校頭獺皮狗偷喫糠拌飯，拱開了雞樹門。那『小畜生』不清紅皂白，就夾臉一嘴巴……。」

七大人對她看了一眼。
「我知道那是有緣故的。這也逃不出七大人的明鑒；知書識理的人什麼都知道。他就是着了那濫婊子的迷，要趕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抬來的呵！那麼容易嗎？……我一定要給他們一個顏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緊。縣裏不行，還有府裡呢……。」

「那些事是七夫人都知道的。」慰老爺仰

「翻臉來說。」愛姑，你要是不轉頭，沒有什麼便宜的。你就總是這樣。你弄你的爹爹，明白；你和你的弟兄都不像他。打官司打倒府裏，難道官府就不會問問七大人麼？那時候是，「公事公辦」，那是，……你簡直……。」

「那我就拼出一條命，大家家敗人亡。」

「那倒並不是拼命的事，」七大人這纔慢慢地說了。「年紀青青。一個人總要和氣些。『和氣生財』。對不對？我一添就是十塊，那簡直已經是『天外道理』了。要不然，公婆說『走』！就得走。莫說府裏，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這樣。你要不信，他就是剛從北京洋學堂裏回來的，自己問他去。」於是轉臉向着一個尖下巴的少爺道，「對不對？」

「的的確確。」尖下巴少爺趕忙挺直了身子，必恭必敬地低聲說。

愛姑覺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說話，弟兄不敢來，慰老爺是原本幫他們的，七大人又不可靠，連尖下巴少爺也低聲下氣地像一個瀉臭蟲，還打「順風鑼」。但她在胡裏胡塗的腦中，還彷彿決定要作一回最後的奮鬥。

「怎麼連七大人……。」她滿眼發了驚疑和失望的光。「是的……我知道，我們粗人，什麼也不知道。就怨我爹連人情世故都不知道，老發昏了。就專憑他們『老畜生』『小畜生』擺佈；他們會報喪似的急急忙忙鑽狗洞，

巴結人……。」

「七大人看看，」默默地站在她後面的「小畜生」忽然說話了。「她在大人面前還是這樣。那在家裏是，簡直鬧的六畜不安。叫我爹是『老畜生』，叫我是口口聲聲『小畜生』，『逃生子』。(二)」

「那個『娘濫十萬人生』的叫你『逃生子』？」愛姑回轉臉去大聲說，便又向着七大人道，「我還有話要當大衆面前說哩。他那里有好聲好氣呵，開口『賤胎』，閉口『娘殺』。自從結識了那婊子，連我的祖宗都入起來了。七大人，你給我批評，這……。」

她打了一個寒噤，連忙住口，因為她看見七大人忽然兩眼向上一翻，圓臉一仰，細長鬍子圍着的嘴裏同時發出一種高大搖曳的聲音來了。

「來……！」七大人說。

她覺得心臟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亂跳，似乎大勢已去，局面都變了；彷彿失足掉在水裏一般，但又知道實在是自己錯。

立刻進來一個藍袍子黑背心的男人，對七大人站定，垂手挺腰，像一根木棍。

全客廳裏是「鴉雀無聲」。七大人將嘴一動，但誰也聽不清說什麼。然而那男人，却已經聽到了，而且這命令的力量彷彿又已鑽進了他的骨髓裏，將身子牽了兩牽，「毛骨聳然」似

的；一面答應道——

「是。」他倒退了幾步，纔翻身走出去。愛姑知道這事情就要到來，那事情是萬料不到也防不了的。她這時纔又知道七大人實在威嚴，先前都是自己誤解，所以太放肆，太粗鹵了。她非常後悔，不由的自己說——

「我本來是專聽七大人吩咐……。」全客廳裏是「鴉雀無聲」。她的話雖然微細得如絲，慰老爺却像聽到霹靂似了，他跳了起來。

「對呀！七大人也真公平；愛姑也真明白！」他誇讚着，便向莊木三，「老木，那自然是沒有什麼說的了，她自己已經答應。我想你紅綠帖是一定已經帶來了的，我通知過你。那麼，大家都拿出來……。」

愛姑見她爹便伸手到肚兜裏去掏東西；木棍似的那男人也進來了，將小烏龜模樣的一個漆黑的小東西遞給七大人。愛姑怕事情有變故，連忙去看莊木三，見他已經在茶几上打開一個藍布包裹，取出洋錢來。

七大人也將小烏龜頭拔下，從那身子裏倒一點東西在掌上；木棍似的男人便接了那匾東西去。七大人隨即用那一隻手的一個指頭蘸着掌心，向自己的鼻孔裏塞了兩塞，鼻孔和人中立刻黃焦焦了。他皺着鼻子，似乎要打噴嚏。

莊木三正在數洋錢。慰老爺從那沒有數過的一疊裏取出一點來，交還了「老畜生」；又將兩份紅綠帖子互換了地方，推給兩面，嘴裏說道——

「你們都收好。老木，你要點清數目呀。這不是好當玩意兒的，銀錢事情……。」

「呃啾」的一聲響，愛姑明知道是七大人打噴嚏了，但不由得轉過眼去看。只見七大人看嘴，仍舊在那里皺鼻子，一隻手的兩個指頭却撮着一件東西，就是那「古人大臉的時候」在屁股眼裏的，在鼻子旁邊摩擦着。

好容易，莊木三點清了洋錢；兩方面各將帖子收起，大家的腰部似乎直得多，原先收緊着的臉相也寬懈下來，全客廳頓然見得一陣和氣了。

「好！事情是圓功了。」慰老爺看見他們兩面都顯出告別的神氣，便吐一口氣，說。「那麼，噲，再沒有什麼別的。恭喜大吉，總算解了一個結。你們要走了麼？不要走，在我家裏喝了新年喜酒去，這是難得的。」

「我們不喝了。存着，明年再來喝罷。」愛姑道。

「謝謝慰老爺。我們不喝了。我們還有事……。」莊木三，「老畜生」和「小畜生」，都說着，恭恭敬敬地退出去。「唔？怎麼？不喝一點去麼？」慰老爺還

注視着走在最後的愛姑，說。

「是的，不喝了。謝謝慰老爺。」

注一：「對對」是一對不起對不起」之略，或「得罪得罪」的合音；未詳。

注二：私牛兒。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生日的禮物 (一幕劇) 徐祖正

附給話絲

佈景——隨便什麼地方。不要也成，有一個書齋也好。

時代——現代。

人物——只有王客男女二人。須是親密的 friend。

注意——此劇只有一幕一場，可是獨白居多。聽衆務必耐性點。

如果不耐煩了，也請脚步輕輕地退場。

幕開時主人獨自伏案而坐。客人人，主人舉首漫迎之。

客——好久不來看你，此來又要你做文章「客就坐」

主——你一來就要文章，並非專誠來看我。

客——你心裏果真要我專誠來看你麼？「客顏色莊重」那末你爲何不來看我？

主——「略有狼狽」喂，一見面不好就是那樣吵嘴。你要我做什麼文章？我不大願意口約人家做文章的了。

客——你轉舵了麼？那末言歸正傳。「盛氣稍息」你爲什麼不願意，報酬不豐？受了人家的謾罵？沒有得到榮譽？露了自己

的馬脚？

主——都不是的，免得獻醜。

客——可不是麼？一定受了人家謾罵或是酷評使你喪了氣。

主——都不是的，我說免得獻醜。

客——可還不是麼？一定文章內出了毛病受了人家的指摘。喂，到底給我做不做文章，乾脆說一句！

主——不要那麼盛氣凌人。有話軟軟商量。

客——呸！什麼話呀！你出言無禮，我要走了。失陪，再會！(起身欲去)

主——你坐下，你坐下。你辦的雜誌上要我做文章，我終可抽暇想法。但是我說不願

音口約日期繳卷。約了日子繳不出，不是真的獻醜麼？

客——這就算獻醜！你太臉嫩了。

主——還不盡此。上次給一個雜誌做了一小

說，有人就來問我「那是你自己的事

麼？」我聽了知道又獻了醜。獻的是「醜

不」。「媚」那不是受的人也不樂意，獻的

人也沒意思麼？

——不管你這些過去的官司，還是要你做文章。你給我快快做一篇。我們的雜誌正是缺乏稿子的時候。

——〔變臉〕不做。決計不做。你原來只是利用我的文章去填補空白，毫無半點誠意對我。

客——〔也變臉〕不做拉倒！我要去了。我走了，喔！我走了！〔慢慢起身〕

主——〔並不制止〕——

客——〔念頭一轉〕喂，我要做生日了，你給我送什麼禮？

主——〔也轉了和愛顏色〕你幾時做生日！我給你送壽聯。或送壽麵。再不然新式一點送花籃……

客——那些都不要。喂，我是無心的問你。假使我的愛人做生日，那末你送她什麼？

主——我也是無心說的呀，不要見怪。假使你是我的愛人，你今天生日我什麼也不送。愛人的生日，最好是什麼也不送。

客——〔沉下臉去，繼又領神〕但是終要送一點的罷。我知道你的意思。愛人的生日，你送她一個夢，是不是？

主——難怪，我上次給你講過這個故事。在一晚月明之夜。西洋有一個詩人對他的愛人說「我窮，送你惟有夢。輕輕地在上面移動，因為是我的夢」你等一下呀，我到書架上去翻原文來。

客——不必了，不必了。我聽你說過已夠。

〔伸腰，打呵欠。〕那是多麼美麗！但我並不會聽你說過那是送做生日禮物的，只是送給愛人罷了。愛人的生日不知道那位詩人又送什麼。

主——你幾時做生日？〔臉露沉思狀〕

客——看——今天是十一月三日……就這幾天了。

主——〔從書桌抽屜內取出一部厚厚的書，逐頁翻去，默然讀了一回。〕我請你澄靜了心，聽我說話，好不好。還有。你要閉上眼睛。還有。你中途不好插嘴。還有。聽了無論什麼話，不可對第三者說……

客——那是自然的了〔嫣然一笑表示十分滿足〕但我先要問你，我的生日你送什麼？

主——你聽罷，你聽罷。〔最初低聲對書而讀〕

客——〔和顏。閉目〕

〔聽衆到此已覺厭倦的，請自由退去。留着的，務必也屏息心氣。〕

主——〔對書〕……十一月三日……上了山來

有好幾天，也不能說是清淨。有幾天也有些不得已的交際。今天終算是鎮天空閒。有人必定要去訪問，也沒有人偶

爾上山來訪問。昨夜又是病勢稍增，有點熱度。今朝起來後一直覺得不是一向來的心地。心裏是想少讀些書。但是不讀書又怎過？拿了一本「卡萊爾研究」走出山門去。讀了一章關於卡萊爾所著的 Schiller 和 John's Sterling 兩人的傳記。讀到關於 Sterling 的一章，為之非常感動。說 S 是手輕性急的人。

天才者。他也患了肺病而死！和卡萊爾是朋友。死後卡萊爾為他作傳記。S 是急進主義者。性情燥急，處處失敗。最後，在他養病時也不能靜心。卡萊爾評他的話道：「他決不是一個思想家性質的人，他太性急。他性情不足。」性情不足！我有時也要求這種性情。昨天啓民兄的信上告我養病要照日本話的「吞氣」，也就是性情同樣的意味了。我到了此刻還要性急麼？我須以養身為第一。不要性急！但我有時實在苦楚的去接創始的衝動。……」〔稍停。看客人。〕

客——〔呵欠〕呵呀，你讀的是什麼？病中日記？

主——〔以手示意，客人閉目，主人翻第二頁讀去。〕……十一月四日……日來漸漸明白我只能從精神上望我前輩了。解。

客——(驚絕的睜眼欲語)——

主——(強制她沉默)我今生無復和她結婚的可能了。我在今春對大伯父的口約原來是真實的。(我對他說不走那條路。)前天連哥信上說大伯父來了信，等我回家去看。不知大伯父有什麼話對我說。我幾天來想等受完洗禮後的那天就對他老人家寫一封詳述心懷的信。……記得前昨兩晚在燈火下翻讀上半年的日記。那時所經歷的苦痛還是凝結在紙面上，把我沉痛的回想喚起來。我又想到我目前這種的生活是何等樣的和平！何等樣的幸福！我還不能感謝上帝麼？此刻外面的生活是枯寂已極——比這山上的枯廟還要厲害，但我內心是溶溶的福惠和滿足。我能不能感謝上帝麼？……」

(停讀，看客人。)

客——不要看我，請你讀下去好了，我聽着呢。

主——十一月五日……昨天應到病院的，沒有去。今天讀完聖經後又有懶去的意思。朝來落了幾點小雨。這也只是我心上的口實。我想到近來有一種毛病好得多了，一種萎縮性。到了常熟來也去看了好幾位場面上的人。我穿了這副怪裝束也不覺怕出門。的確真從困乏。

不是全從拗氣的緣故，在這江南初冬的季節，穿了白帆布皮鞋，走在熱鬧街市上怪有精神！我的萎縮病確實好完全的了。好了萎縮病的，應該對於生要猛進呀！我何以仍是退後。我的萎縮病還沒有全好罷。

到福仁醫院去取藥。見到倪醫生。他說前天的魚肝油價是七元八角。我忙把備在袋內的九元大洋留下一元後全數付給他。我從今天起只有一元在身！本月的房飯金還不知道在那裏。但從病院出來心裏很輕鬆的想道：我不會在新交的倪醫生面前露窮乏的真情。我把這種心情作為我已強固的了。軟弱的羅蘭生！這些地方我佩服而且敬重幾個女性。我的繼母，我的妹妹。她老人家在我們幼小時候不知經過了怎樣的窮乏。我的妹妹在學校裏有時恐怕也很困難的。第一她沒有比得過人家的衣服。

下午三點我寫了一封給衛妹告急的信。告她在郵局的六十元一張匯票中把前此抵借的十五元不要扣除，仍舊一起寄救我的急用。寫好了，下山到福仁醫院去投寄。順帶邀了倪醫生，同到監理會堂去看，說今天要到常熟來的監理會會督。六點過方才守到。匆匆的一個歡迎

中也可以得到濃會督人格的莊重所在。只有看到目前中國的所謂偉人，大多數是上海灘上的滑頭。……停讀，又看一下客人，不見動靜。」

主——繼續讀下去」十一月六日……昨

晚回來後很覺舒服。上床以前有了一次暢快的大便。今朝我又與服那味道難堪，服後苦悶的瀉肚殺虫藥。按準了命定的時間從清晨六點起服第一次。七點，第二次。十一點，白鹽瀉藥第三次，直耐到下午一點前起身來上馬桶。吃了香伙送上來的飯。道與當家師給我買的燻魚，味道很好。他還親自上樓來勸我加餐。他對我仍是十二分的恭敬和當心。看來在常熟常住也不會餓死和凍殺的了。欠繳幾個房飯錢更不至於被逐下山！昨天看見天氣冷了，特地拿一條白線毯出來，說是乾淨的，自要借給我，放在我的床上。他說鐵路斷了，衣服是等不到了。在有一夜臨睡的時候，他對我說不要我的房飯錢。併且說要不要借給我錢去做冬衣。他儘是說要和我攀朋友，攀朋友。我上了山來，看他在錢財上不像出家人那樣的處處苛刻。我憤切他一樣的好。我說另用錢不缺，不勞你駕！今天就拿剩下的一隻老羊殺開了。叫香

伙桐官下山去買了一百文火烘糕，一百三十文一份新聞報。阿呀，閒食小吃須用全力節制不喫！我在喫閒食小吃裏發見我的軟弱處。竟是沒節制。竟是耽溺的愛小吃。雖然我知道不會健全，意志力不強，再加以生活的枯寂。常人愛酒愛煙；再近一點說，友人中山先生好吃甜食，把牙齒也喫壞。記得已故的曼殊先生也是喫得嘔節制，朋友葉教授有「如今八寶飯尚吃不得」的輓詩。我方才正喫前天道興送我的一包西瓜子，漫無節制的時候。滿地都是瓜子殼。倪醫生來訪我了！真是難為情！我已睡了半天，身上又是衣少覺得冷。對他差一點要把寒酸病弱的神情畢露出來了。幸爾他不久就下山去。

昨夜落了冷雨，我在半夜累乏，出了冷汗的夢中醒過來，去聽那冷雨的聲音，心裏已經是怪悽絕的了。又想照這種冷法，明天何能起身！今朝早半天來的冷氣在床上挨過的。此刻下午再沒有衣服可穿。這一床薄被還是山下的一個新交朋友看不過了拿來借我的。以後怎樣辦呢？我已不願寫信給人去訴苦乏。對蓮哥也不大願意。因為他施了恩惠給人就要逞威說人。寄十五元來的那封信着實

惱了我幾夜沒有睡好。後來我耐了十二分的心氣回了他信的。

窮乏的神呀！你來！你多來來！你來後，我覺得心地堅實，我覺得心神甯靜，我覺得全靈清醒。你來後，我會從懶放中起來，我會從緘默中開口。我會工作。我會病好。我會創造。我會認識上帝！

主——「再不看客人，只願自己讀下去。客人似有鼾聲。」……十一月七日：醒來照例還有四點。我從一個甜蜜的夢裏醒來的。夢見我和我的愛人——薰南姊並肩攜手走在一條清冷古寂的中國市街上。只有我們兩個人攜着手在那裏走。我滿心浸潤的是幸福；那種說不出的甜蜜的幸褔！我們是手牽手的走着，經過那條清冷古寂的中國市街。一忽兒我們走到了熱鬧街。看見路旁許多繁華的店。像是一個大綢緞店，又像是一個大金業店。我一頭手牽手的走，一頭似乎想道我此刻只要博她——薰南姊的歡心，願意把什麼都可以犧牲掉了走進那些衣舖裏去。我在那一瞬間領略到了世間許多癡心男子，揮了血汗，拼了性命把從人家無理中爭奪來的東西去貢獻於他所倦戀的女性的那種奴僕根性。那些癡男子覺得滿足。我的夢也給了我滿足。

但是我從夢裏醒來了。我從夢裏醒來覺得悽絕！呀，薰姊，薰姊！我禱告上帝快快使你回轉心意！我禱告上帝保佑你，使你不走錯路！阿們。

今天沒有下山去訪人，也沒有人上山來訪我。讀了啓示錄五章。讀了武者小路著的「想要生存的人」戲曲中的一篇「養父」。又補寫了昨前兩天的日記。要算比較做了工夫的日子。心地也覺平靜。覺得滿足。下午三點喫了牛奶，走出山門去略為運動。忽然從心胸中發出一種氣力來，使我感到一種真實感情。我可以跑，可以跳，也可以執筆創作。我覺得近來這種生活要不是有病的口實，我早該嫌棄。我知道這是消極的生活。我須求作爲——Action! Action! Action!

主——「仍不看客人，只願自己讀。客人鼾聲益大。」……十一月八日：……今朝又從夢見薰南的夢裏醒轉來！今朝（上午五點半）比昨朝的夢還要甘美，還要甜蜜！夢見我和她結婚！簡素，滿足，幸福的空氣裏，我在這種空氣裏和她——薰南結婚！在結婚式之前，我到車站去接她。看見她從二等車中走下月台來。看她戴了帽子，穿了外套。舉止照例是輕快。和我打了個和愛的招呼。直接伴

她到式場來。(像在某處大伯父家裏。)式場裏已備了酒席。有大伯母。她的女兒出嫁了，怎麼不見她的笑顏。又像今天是她做的主婚人(不見大伯父。)有蓮哥，有衛妹。好像還有程姓的鶴林增林兩表兄弟。我身上穿一件新做的皮袍子。面子是布的。我走去接薰南時看看身上穿的衣服非常安舒滿足。當時又想這件布袍子也必定給薰南姊看了滿足。當我接伴了薰南姊從車站下來走進式場時候，他們就我們請兩人並坐和他們一起喫喜酒。我依從了他們入了席。對面正位上好像是大伯母。兩旁邊是蓮哥他們一些人。我入座後想道結婚式也沒有行，何以就入座喫起喜酒來！又想薰南姊還是穿着外套，把她結婚的新衣罩沒在那裏。等要出聲，我看叔母蓮哥的臉上都好像說「可以假乎一點了。」我也於是不反抗，覺得滿足。看薰姊也保持不出聲氣。她始終是順從。……醒來了，阿！是一個這種的夢！悽絕得沒有眼淚。我先禱告。禱告照我一向以來的禱告。我又禱告上帝保佑她。阿！我心裏禁不住……我幾乎出聲來大哭。眼淚流不住，眼淚流不住……我任它流了一陣，末後漸漸的制止。阿！薰南姊，你

不愛我也罷。但你終有理解我一天。薰南姊，薰南姊！

我拈開眼來看見薄光滿室了。於是靜靜地想了一回。我太消極了。我須從積極生活中做人。這創痛了的心看來無時可愈的了。我須負着這個心去做積極生活。上帝呀，快快恢復我的健康！

下午天氣不大冷，人也有精神。寫完這段日記，重新回讀一遍時，也是淚眼矇矓的傷心。呀，我何以只是牽纏着這些夢，這些甚麼！我讀了今天翻着的卡萊爾傳，他是何等雄健！他的心眼時常照在人類社會上，他的社會觀是何等確切！他不以Nobility等失戀後消極的態度為然的。不錯，不錯。人是應該向前猛進的，應該踢翻舊巢窠去找新生路的。我的生路是讀書，是創作。我都順從上帝的旨意。要我做什麼就做什麼。『停讀，主人以手翻後頁』

——(主人再讀)——十一月九日……昨夜是十三的月明之夜。我住在最最豐富的自然裏，而對於這種自然往往錯過賞領的機會。這是何等不知滿足不知感激的事！我的眼光太注視於細小的自己(85)

而疎忽於自己以外無限大的宇宙了。今夜我偶爾走下樓去。下面佛堂內只有小道士杏實一人在蠟燭火下玩竹牌。我走到東向的船廳上去。蟻殼窗子正對着東方。窗上亮幌幌的把那間廳屋照得幽靜極了。我沒有開窗去，破壞這種幽靜。我只在船廳裏靜靜地坐了一回。靜靜地走了一回。要想從那扇側門裏出去，再走到前殿山門口去。一開側門，仰見當頭那個將圓而滿的月亮正照在那隻六角形的辛峯亭屋面上。月華滿地！我從亂石堆成，上攀紅紫藤的古廟牆下佇立着靜望了一回。山寺的月夜！夜風有點寒冷。我再走到前殿山門口只站了一下，就走向佛堂樓上來。覺得滿懷清徹。在這種靜月夜裏，我挨了好久，沒有發覺到什麼幽細的悲哀。我的靈魂已如此甯靖。這是我的幸福麼？」

主——(停讀。窺視客人情狀，客人的鼾聲頓高，主人自言自語)阿呀，我的朋友睡着了。幸虧他睡着。幸虧他睡着。呀，我那些話幸虧她沒有聽見，萬幸萬幸。——十一月九日……今天是禮拜日。須到東山麓禮拜堂裏去做禮拜。今朝起身來很有精神。天氣冷得多了，我無論如何，身上覺得單薄。第一白皮鞋再也

不能緩換。但我仍舊是走了精神走下山去。充滿了崇高的、懷走進教堂去坐下。正在主日學的宣講。講的極幼稚不透徹，不能滿足我。倪醫生不久就來，帶了兩位穿了西服的青年。我知道他不久要到上海去。我知道他要和這兩位好青年作伴侶，一路走了。承倪醫生介紹給我與兩青年握手通姓名，知道他們都是上海的大學學生。一位專攻社會學，一位是倪醫生的後期同學，在約翰學醫。都是一標人物。我的青春那裏去了？論年紀并不比他們差得太遠呀，但是我的心已似枯井。從女席裏投來許多視線。我知道那些視線的焦點是在他們身上。散會了。倪醫生問我可要在上海代辦什麼東西。我遲疑了一下，後來說不要拜託他買什麼。他們很熱鬧的皮鞋聲囁囁而去了。在禮拜堂門口見李牧師。李牧師像不大好出口似的。對我說沒有掛號信寄他代轉。言下有對我同情或是代我失望之意。

今天的堂費我只投進了三個銅子。一向投慣兩角的。十二點過了，一個人餓着肚子走上山來，何以心裏覺得說不出的悽絕，說不出的憂鬱。回上山來吃冷中飯。填飽肚子後，可是心中還是空虛。

還是憂鬱。憂鬱得厲害！

吡吡！我下半年振作精神再走下山去逍遙一下罷。憂鬱或者可以免避掉。於是我就從西山沿着城牆走下側急的坂，走到了西門城上。我從西門的城牆上望望初冬的街道，風枯的草樹，西門外清冽的河水，和幾個萎縮的年老婦人。走出西門去。沿着下塘再向西走去。從下塘望望上塘繁盛的店舖，一家家並簇着的市廛景致。走了好一段路才拆回來。身穿的怪裝束，被上塘店舖裏的夥計們見怪了，在那裏指點我。回進西門。走到山麓一個菓樹院外的高坂上站停了脚。這是當地一個大茶館的外苑的牆外。望望苑內將枯的梧桐，果樹，風竹，呀，金黃成熟的秋天快過完了。熱海的橘樹園中必定滿藏甜熟的色味在那裏。南歐的這時候又何等的佳麗。在那些地方逍遙的人是何等富於詩趣，感着生氣。我呢？我像這些枯桐，這些將萎的枯桐。深烈的憂鬱和淡黃的冬日一樣，圍照在我將枯生命的左右前後。走來走去，我仍舊沒有躲避掉我的憂鬱，我的悽絕。回上山來已經六點過晚飯時分了。晚飯後還沒有絕亮，我上了床。上了床後儘是睡不着，儘是想心思。想想我如此高高地住在

山頂上，天空想創作。我的材料在那裏？John Millington Synge 在巴黎漫遊中得了 Butler Yeats 的忠告，回到愛爾蘭的 Aran Island 住了幾年，方能取進那島上的人情風物來做材料，產生了和沙士比亞的戲曲相比敵的作品。我只是高高地住在這山頂上，身體也養不好，還空想創作。只有空想過日子的了……下面有人聲，阿——道士回來了。他到這麼深夜裏回家。阿呀，他怎麼一回來就發氣！他在那裏打小道士！不知爲了什麼緣故。阿呀！打得厲害！那小道士哭得凶呀！我靜睡在樓上，我的神經亢奮了起來。我聽一拳一拳的在那裏打。我的心火冒上來了。一不留神

「半夜三更。你們鬧什麼東西！喝！」

這樣子大喝一聲，聽道士就下了威，不久小道士也止了哭。那小道士是個孤兒。十三歲。有一個阿兄在蘇州住。我氣那當家道士的殘酷。我氣忿已極。方才那一聲喊得屋瓦皆震。道士走上樓來隔著板壁像向我轉圈了：

「羅先生，阿是你也聽得發氣哉，那種壞小孩！」

我在隔壁假做睡夢方醒，哼唔了幾句，

再不睬他。我想如果爲了這事同他鬧翻了，我只有從這山頭上搬去走，我去當了當來付他飯錢。當當！我何以不快快做去？後天是十一，就該付道士半月房飯錢，我不願向他討情面，請求緩期交付。對這種人討情面，我是甘居下風了。

今夜是到常熟第一次發怒。是義憤！我從這義憤裏得到了一個當當的暗示。

主——不錯，我至今還沒忘記那個走進當店的辛辣經驗。(看書)阿呀，隔天的十一月十日並不會實行去當當。我又走出西門去玩了，我省略不讀罷……來了「十一月十一日，……昨天玩了一天，昨夜就覺得太倦乏。今天只想積勞。朝上天氣非常之冷。談聖書時覺得昏眩。橫在床

上看看窗外一顆玉蘭花樹的葉子，一張張帶着枯黃，映進窗裏來。這真有一種不是畫工所表現不出的美麗。還不是，就是畫工也不能一定表現得出那一露清冷味。我只領會到。我把那露清冷味體會在我的身上——這一貧如洗的身上，感覺到更其的切。我冷冷地凝視它直到眼睛發花。

今天是十一。要付房飯錢的就是今天。香伙還該他四百文。當當頭去！今天去麼？我自己去麼？中上正在遲疑的時

候，桐官上樓來開口借錢了。說借三個銅子。我知道他是來要錢。我趕忙把剩下未用掉的四百文給了他。於是我覺得今天走下山去找當舖是不容緩的事了。飯後，決心穿好衣服望山下跑。脅下夾着一個小包。包裏有一件白夏布長衫。一頭走路，心裏想，身外物略值幾文錢的就是這一件夏長衫。餘外是一隻老破錶。帶在身上的那隻老破錶今天也許有請它入當庫之必要。從今而後我安住在永遠裏了，要這個刻劃時間的勞什子趕什麼的。

走下東山嘴只向東面找當典。左右張望的一路走去。以爲只尋高大房子必有當典發見的可能性。直走到快近小東門還沒有找見。可在路上遇見一個女子。我認識她是衛妹的同學。那個少女曾從家裏偷一個大鵝蛋到太倉學校裏送給衛妹喫的。衛妹在家裏偶爾告訴我，我聽了視爲一章韻事，從此不忘記那個偷鵝蛋給同學喫的少女。夏天我來常熟，在教育會開辦的講習會裏見過她一次。當時我從聽衆中，不知怎樣的注意到了她。大概她那種可用「嫵媚」兩字來形容的芳姿，適巧和我心目中貯藏着的那個倩影，由了神祕的直覺聯結了起來的緣故

罷。我當時直覺到她是那位偷鵝蛋的少女。後來回家去把那個印象對證於衛妹，說果然不錯。今天她更進而爲「嫵媚」的可愛。但是我今天正走到當舖去的要公中。而遇見的是她！

那個當舖差不多要走到小東門才找見。先在一條高石橋上徘徊中，看見一個近五十的男子帶着一個走在前面的小孩，他們從下橋塢上來。我一眼看見那個小孩手裏提着一個白布包。我銳利的發見那個包面隱現的花徽畫印，又看出上面繫的一根穿錢繩來。我自慰道，我要找的典當舖不遠了。三脚二步的走下橋去，果然！

還不進去？我就鼓了勇氣走了進去。我把脅下的小包送到高高的櫃台上時，高高的櫃台上一並排站着的人們銳利的眼光都注射在我的臉上，我的奇怪衣裝上。我努力自掙的開了聲口。一個朝本(夥計)打開了小包透出來的，是我夏天來常熟時穿了登講台的那件潔白的江西夏布長衫！朝奉問：

「係要用幾格錢介？」我說：「你看值多少？」他說，「三塊洋錢」。我說，「不夠用」。他說衣服是好的，「可惜

條格身裁太短之點」。我聽了像蒙了沒頭沒臉的污辱。無奈，只得再從裏邊袋內掏出那隻錶來交上去。我說：

「兩件一起要十五元」。他說：

「六元」。我又說：

「十元……八元」。他說：

「七元」。畢竟我折服了。一收了七元滑洋。等他交下來一張字體乖張的當票。我正在等那張張天師畫的符咒樣的當票時候，旁邊走來一個身穿重孝的婦人。她臉上還看得出是「新喪」。手裏的一件黃胖夾襖放到高櫃上去了。元來她連一個包袱也沒有。朝奉喝道四角錢。她說當了夾袍打算另贖棉衣的。朝奉說那是不夠的。婦人固請，繼之以哀求。我留了心去看婦人臉上的神色是必死的，真切的。回眼去看朝奉。朝奉是冷待的，譏笑的，殘酷的。我背了他們，向冷石砌成的方天井望望。階下磚縫裏偶有幾根青草將要枯萎的樣子。全體是那種表情，那種冷漠的表情。

從典當門出來。因為不再願意走原路回去。出了小東門，沿了城河走到大東門再進城。順帶訪聖公會的楊牧師。平常看楊牧師一家的茹苦奮鬥，一則是為主，一則是為生活。我今天的小小經驗

在他或者是尋常茶飯的事。要那麼對他們說，自然是失禮的事。不過我想此去未成言語的那種心境，或者可在楊牧師處得到共鳴罷。走去，說楊牧師到戰地去慰問傷兵了。在他家的閱報室內看了一些報，頭也有點昏沉了，就上回山的歸路。我把今天的體驗留作他年的材料。那麼一想，怨屈自伸，內心也有勝利的歡慰了。回上山來晚飯後，又是黯黯的靜夜等着我。我想。我想下次身上有了幾文大，也許會記出今天苦辣經驗來，可以收心節用一點罷？然而第二個想念道：我決不能夠，也決不能如是做。到了有錢時候不好生揮霍享享王者的快意，那末這種沒錢時的苦辣是白吃的了。這是我的經濟哲學……」

主——（停讀後看客人。客人放開眼睛。客人臉露緊張。）

客——唔，是睡着了，不過你的話都聽見了。

主——都聽見了！你幾時的生日？

客——再有一個禮拜。我要走了。報館裏等我去編定稿子，夜間付印。還有你也認識的密司脫C要來找我，說有要緊話和我談。我須早回去等他，（話頭一轉）但是聽了一大套話，你到底沒有說出送我什麼東西做生日禮物。

主——（臉露絕望）我讀的日記就算是給你做生日的禮物。請你再等一回，我再把你生日的那天為止的日記了，更其豐盛一點送你的禮物。

客——（冷靜）唔。你知道托爾斯泰的故事麼？你不知道！托爾斯泰是用他一部結婚前的日記給沙斐讀了，把他青年放蕩生活一切都和盤託出告了她。

主——沙斐讀了怎樣？話是兩種的。我不承認我的放蕩日記。

客——沙斐讀了，哭了一夜，明朝來就還了他。

主——還有下文麼？

客——她愛了他。

主——你呢？

客——莫要胡說了，又來取笑我了。（臉轉莊重，凜然不可侵犯）明白地對你說罷。我一向却有愛你之意。你只要不把方才的話讀給我聽……你的戀愛之言……我去了。再見！（真心要走）密司脫C恐怕已到了我家裏等着呢。謝謝你呀！（略帶冷刺）你的禮物，作我生日的禮物我是樂意受的。

主——這樣說來，我開初當你是我的朋友，把日記來送你做生日，你就當我對你求婚的了。人與人的說話真難。唉！如今知道一個人無論對什麼人不能說真心話。

唉！唉！人生的矛盾！

——你方才明白麼？謝謝你呀。我不虛走一趟，我們的雜誌可以充滿這期的篇幅了。你下次一個人感到寂寞，打電話來叫我好了。只要你送我些這種禮物，我們的雜誌也是感激不盡。

主——(沉默)

客——(莊重了神色，充滿了靈的感動)蘭生！我知道你今天一定要惱我。我方面也不是真的誤解你有求婚之意。我知道你的心傷。我知道你的心傷是不容易癒。我知道你是甘心在戀愛的絕對境裏安住。我知道你是寂寞。我知道你信任我的友誼以所對我讀你的日記。我是感激你的忠誠。友誼的忠誠。如今我對你立約。我仍舊做你貼心的友人，最最親密的友人。望你時時把你心底非言洩不可的話告我。你只管告我。你告了我。你的頭就會輕鬆。你就不至於發狂。蘭生！請你信任我！我仍舊是你最最親密的朋友。

(主人仍舊以手抱頭伏案而坐。台上靜默移時，客人退。幕下)
一九二五，一一，一一作。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鏡花緣與中國神話

沉君

我記得我第一次讀鏡花緣時，我還是個梳兩個辮子的小女孩。那時我讀罷此書所得的印象，只是所羨海外名山的風景奇異及那般女學士的學問的淵博而已。歷年既久。就連此種印象也模糊了。要有人問我：「你看過鏡花緣沒？」我索性回他道：「我沒看過」此次因為學校上課延期，沒有法子來消磨此乍寒還暖的秋天，遂將鏡花緣又翻一遍。這便是此文產生的因緣。

我以為中國神話在古代也會發達，(參看山海經諸書便知)，並且也有些還美觀而神秘的。不過中國文人向來以不一雅馴視之，不肯移植來點綴他們的園地。這些美麗的花木，遂無人注意，甚且悄悄的枯萎零落了。並且中國文人偶而運用神話，也只是用以影射當前的事物，以炫其學問之淵博；很少能於此美麗的軀殼上，付以新生命。這是很使我們抱憾的。

鏡花緣的作者雖然也有點泥古不化，可是他能將他的「烏托邦」寄託於古神話中，將舊的神話略加修飾，在中國文人中，是很不易得。平心而論，鏡花緣一書道學氣似嫌過重，處處都帶有教訓人的口氣；所寫的人物又都缺乏個性，讀時很不能引起讀者的興趣。然而關於神話這一點，我却想捧這位李先生。茲將鏡花緣中的神話的出處就我所知的，攷證出來，使大家知李先生所寫的奇異境地，皆有所本，並

非「自他作古」。

我知道我這種辦法沒有多大意思，並且鏡靜方君的小說攷證已考證出來一部份了；然而我這篇東西產生的因緣，只在破除無聊，倘能以我之無聊，而引起別人罵我無聊，則亦所甘心也已。

崑崙山

按崑崙二字，在中國古神話中，頗為重要。楚辭天問，「崑崙懸圃，其居安在？」似乎此時關於崑崙已有許多神異的傳說，不然屈原何以懷疑？淮南子，地形訓說得尤詳：「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山海經文與此大致相類。後來十洲記等書，說得更奇麗，參看西王母下。

王母

穆天子傳「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癸亥，至西王母之邦。吉日天子嘗於西王母，……」十洲記崑崙上有積石瑤房，流精之闕，瓊華之室，西王母所居也。拾遺記「穆王詣春霄宮，集諸方士僊術之要，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共玉帳高會。淮洞淵紅葩，練州

甜雪，崑崙素蓮，陰岐墨棗，萬歲冰桃，千年碧藕，青花白橘……他如西王母傳漢武內傳諸書，談及西王母者很多。總之崑崙山和西王母，是中國古神話的中心。

三神山

按此三山鏡花緣的作者已自言明其出處，此外如列子漢書十洲記亦論及之。

魁星

按魁為奎之俗字，孝經援神契「奎生文昌」所以世人以奎主文運，有魁星點斗，一點狀元，二點榜眼的傳說。

元女

按元女即玄女。相傳黃帝與蚩尤戰，玄女授之兵法。現在六壬遁甲各書，是元女作的。

織女

荆楚歲時記「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牛郎，嫁後遂廢織紵，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使其一年一度相會。按牛女的傳說，異常普遍，幾於婦孺皆知，其影響於文藝作品，更不必提了。

嫦娥

淮南子，羿求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以奔月。

麻姑

神仙傳王方平降蔡經家，遣人召麻姑。久之姑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手似鳥爪，頂中有髻，衣有文章而非錦繡。謂方平曰：「招待以來，已見滄海三爲田云。」

青女

按淮南子，至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是青女爲霜神。

玉女

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太平廣記，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母也，……先以東華至真之炁化而生木公於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生陽和之炁理於東方，亦曰東王公。

彭公

列仙傳彭祖姓錢名鏗顯項元孫，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少好恬靜，惟以養生治身爲事，善補導之術，服水精雲母粉糜角髓，常有少容。莊子楚辭亦言及之。

老君

老子內傳，太上老君姓李名耳楚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見日精卜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懷之七十二歲，始生於陳

渦水梨樹下，剖左腋而生，……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及還丹，伏火，液金之術。在周爲守藏史，武王時爲柱下史。爲天神所濟，衆僊所從。

月老

按月老乃司人間婚姻之神。幽怪錄，稱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下檢書，因問，何書？曰：「天下之婚姻牘耳。」

張僊

金台紀聞，花蕊夫人攜蜀主孟昶之挾彈圖入宋宮，太祖詰之，詭曰，此張僊神也，祀之令人有子。於是傳之民間，遂爲祈子之神。

劉海蟾蜍

按今之演戲，尙有劉海戲蟾事，劉海嘗亦古僊人。

和合二僊

按今之門神有畫和合二僊的，相傳爲詩人寒山拾得，事見高僧傳。

仙桃

拾遺記謂王母有萬歲冰桃，漢武故事東郡獻短人於帝時，東方朔至，短人指朔爲卜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實，此兒不良尸三偷之矣。」

風姨

博異記崔元微月夜遇數美人，曰楊氏，李

氏陶氏，有耕衣少女曰石措措，又有封十八姨來。石措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被惡風所撓，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土每月且作一宋旛圖日月五星則免矣。」崔許之，其日立旛，東風刮地，折木飛花，而苑中花不動。崔方悟所見乃羣花之精，封家姨乃風神也。

紅孩兒

見西遊記。

君子國

博物志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董華之草。民多疾病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為君子之國。山海經所記，與此大致相同。

長臂國

山海經海外南經，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淮南子地形訓有修臂國。高誘注，一國人皆長臂，臂長於身，南方之國也。

無腸國

山海經海外南經，無腸國在其東。其為人長而無腸。注，為人長大，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通過。

聶耳國

山海經海外南經，聶耳之國，在其東。使兩文虎，為人兩手攝其耳。注，言耳長行

則攝之也。

結胸國

山海經海外南經，結胸國在其西南，其為人結胸。注，臆前跌出，如人結喉也。淮南子地形訓，有結胸民。

驩兜國

按山海經海外南經，驩兜國在其南，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注，驩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是驩兜即驩頭也。

厭火國

海外南經。厭火國在其國南，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

三苗國

海外南經，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

穿胷國

當即貫胷國。海外南經，貫胷國在其東，其為人胷有竅。畢沅引竹書紀年云，黃帝軒轅氏五十九年，貫胷氏來賓。括地圖云，禹平天下於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胷氏之民。淮南子地形訓有穿胷民。高誘注云，穿孔達背。

不死國

海外南經，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注，有員邱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淮南子地形訓有不死民。呂氏春秋禹南至不死之鄉。

岐舌國

海外南經，岐舌國在其東。淮南子地形訓有反舌民。高誘注，語不可知而自相曉。

三首國

海外南經，三首國在其東。其為人三首三首，淮南子地形訓有三頭民。高誘注，身有三頭也。呂氏春秋禹西至三面之鄉。

周饒國

海外南經，周饒國在其東。其為人短小冠帶。畢沅曰，淮南子地形訓無此國，周饒即儵儵，音相近也。國語曰，儵儵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儵儵西南夷之別名也。括地志，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纒三尺，其耕稼之時，懼為鶴所食，大秦助之，即儵儵國，其人穴居也。

三身國

海外西經，三身國在夏后啓西北，一首三身。淮南子地形訓有三身民。

奇肱國

海外西國，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注，其人善為機巧，以取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

丈夫國

海外西經，丈夫國其為人衣冠帶劍，注殷帝太戊使王猛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子，從形中出，其父即死，是為丈夫民。淮南子地形訓有丈夫民。高誘曰其狀皆如丈夫，衣黃衣冠帶劍。

巫咸國

海外西經，海外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

軒轅國

海外西經，軒轅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書中謂軒轅國中，鸞自歌，鳳自舞。山海經則見於諸天之民條下，述異記言，南海中有軒轅丘，鸞自歌鳳自舞。

白民國

海外西經，白民國在魚龍北，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淮南子地形訓有白民在肅慎之次。

長股國

海外西經，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注國在赤刀東也，長臂人身如中人，而臂長二丈。以類推之，則此人腳過三丈，黃帝時至，或曰，長脚人，常負長臂人入海

中捕魚也。又曰，或曰有喬國。今使家喬人蓋象此身。

無臂國

海外北經，無臂之國在長股東，為人無臂。注臂，肥腸也，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蠶之，其心不死，百歲乃復更生。畢沅曰，說文無臂字，當為繁或作啓，繼皆是。廣雅作無臂，淮南子作無繼民，高誘注云，其人蓋無嗣也。

深目國

海外北經，深目國在其東，為人舉一手一目，淮南子地形訓有深目民，在句嬰之次。周書王會目深桂空，晁注，目深亦南蠻也。

跂踵國

海外北經跂，踵國在拘纓東。其為人大兩足亦大。注，其人行脚跟不著地也，孝經鈞命決曰，僂僂跂踵，重譯款塞也。

嘔絲之野

海外北經，嘔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畢沅曰，博物志作嘔絲。

大人國

海外東經，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淮南子地形訓有大人國，高誘注曰，東南墟土，故人大也。

黑齒國

海外東經，黑齒國為人黑齒，食稻啖蛇。淮南子地形訓有黑齒民。

元股國

海外東經，元股之國在其北，其為人衣魚食鮪，使兩鳥夾之。注，鮪以下盡黑，故云，又以魚皮為衣。

毛民國

海外東經，手民之國在其北，人身生毛；注，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民，在大海洲島上，為人短小，面體盡有毛，如豬，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郡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唯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井市，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淮南子地形訓有毛民。

勞民國

海外東經，勞民國在其北。其為人黑。淮南子地形訓有勞民。高誘注，正理躁擾不定也。

伯慮國

海外東經，伯慮國下，注「未詳」二字。

犬封國

海外東經，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東有犬封國。注，昔盤瓠殺戎王，高辛氏以美女妻之，不可訓，乃浮之會稽東海中，得三

百里地封之，生男為狗，女如美人，是為狗封之國。

鬼國

海外東經，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為物人面而一目。文獻通考則謂在駿馬西，其人夜遊晝隱，口在頂上。

靖人國

大荒東經，有小人國名曰靖人。注，引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

淑士國

大荒西經，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有神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廣粟之野，橫道而處……。

壽麻國

大荒西經，有壽麻之國。呂氏春秋曰，南服壽麻，北懷闕耳。

燃洲

山海經及異物志並云燃洲之獸，生於火中，以毛織為布，雖有垢膩，投火則潔淨。炎洲

沃焦山

述異記，謂炎洲在南海中。神異經，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時，高深莫測。蓋稟至陽之為質也。海中激浪投其上，噲然而盡，計其晝夜，噲攝

無極，若熬鼎受其酒汁耳。又曰，大荒之東極，至鬼府山臂沃椒山注，據按玄中記，天下之疆者東海惡熾焉，水灌而不可已。惡熾山名，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即消，即沃椒也。是沃椒即前所謂有山焦炎而峙者。「沃椒」，「沃焦」音近。

炎火山

玄中記，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其木皮為火浣布。

火林山

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

祝餘

山海經，根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菲而青華，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飢，

木禾

淮南子地形訓崑崙層城九重，上有木禾，其修五尋，海內西經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郭璞注，木禾，穀類也，生黑水之阿，可食。

清腸稻

拾遺記，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貢其方物……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饑。

肉芝

實字記，興元府固縣斗山，凡五穴，穴有千歲蝦蟆，名為肉芝，食之壽千歲，與此所言小異。

洞冥記，烏哀國有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尺長，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

躡空草

西陽雜俎，祈連山有四味木，實如棗的以竹刀剖之，則苦，木刀則酸，蘆刀則辛，金刀則甘。

刀味

按大戴禮明堂篇謂朱草朔後日生一葉，望後日落一葉，並無金漿玉漿之說。

朱草

山海經涿光山下，澗水中多鱧魚之魚，如鵠而十翼。西陽雜俎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翼如蟬。飛則陵雲，息則沉海底。山齊鱧魚狀如鯉，魚身鳥翼，以夜飛自如鸞。

飛魚

劉元卿，賢奕編，待制查道，奉使高麗，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進袖，髻鬢亂，肘後微有紅鬚，查命扶於水中，拜手感戀而沒，即人魚也。

人魚

蜀圖經 高辛時蜀有鬻女，父為人掠，

馬頭娘

蜀圖經 高辛時蜀有鬻女，父為人掠，

據說，這都是聖人賢人們說的應該怎樣做人，應該怎樣治國平天下，應該怎樣做文章的大道理，其中一字一句都藏着有聖人賢人們的『九藥』的，都細細咀嚼經的妙味，希望自己能夠『在止于至『轉』』；而不願意『轉』的人，自然看得『九藥』，如同肺癆鼠疫一般，防禦抗拒，不遺餘力。據我看來，前一種人自甘于『轉』，儘可由他，不值得去喚醒他；後一種人未免太傻了，要知道『九藥』，正如兩個患近視的人相爭的『關帝廟』或『關帝廟』那塊匾一樣，那塊匾匾根兒就沒有掛，『九藥』壓根兒也就沒有這樣東西，騙子出賣風雲雷雨，你們何必這樣傻，上了當真去捕風捉影呢？

(注)一九〇九年，我在紹興，一個朋友偶患感冒，身體發熱，我身邊恰好帶着金雞納丸，給他吃了幾個；旁邊一個人吃一驚，說，『這不是『九藥』嗎！』這本應該照原語寫出，因為我的紹興話太蹩腳，寫得不對，恐怕被豈明們所譏，所以只好寫普通白話，好在這是無關宏旨的；惟『九藥』一詞，非照原語寫出不可。據他們說，凡『吃教』的人都吃過一種丸藥，吃了那種丸藥，便自然而然的會膜拜耶

蘇，會劈了祖宗牌位去當柴燒。那時我口經剪去辮子，而且又新從日本回來，那人認為我一定是『吃教』的，我給那朋友吃金雞納丸，一定是騙他『吃教』了，故如此大驚。『九藥』者，那個也；當我面前，不便直言『吃教』字樣，故曰『九藥』耳。然則『經』果為何物歟？據我看來，不過是不倫不類，雜七雜八的十三部古書而已矣。僅依所謂『十三經』也者的次序，一一說它幾段廢話；

(一)易經 據舊說：五千年前，河南地方有一位身披樹葉的野蠻人叫做伏羲的，他畫了八個卦，每卦都是三畫（那人真也野蠻，畫來畫去，只會畫出一畫連的跟一畫斷的兩個花樣來）；三千年前，陝西地方又有一位大軍閥姬大帥，單名一個昌字的，他把那八個卦，兩個兩個的重疊起來，疊成六十四卦，每卦都是六畫，卦畫就叫『爻』，又把每卦做上幾句卦辭，每爻做上幾句爻辭（有人說，爻辭是他的少帥姬旦作的）；二千四百年前，山東地方又有一位老學究孔二先生，單名一個丘字的，他又做了七篇文章，象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傳（上下），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因為有三篇分了上下，共計十篇，總稱為十翼。那一位野蠻人，一位大軍

閥，一位老學究，據說都是所謂『聖人』也者；那樣三位聖人在那二千幾百年中弄了那許多鬼玩意兒，於是把後人弄『轉』了，所以班固讚美之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據我看，那野蠻人未必真有這個人。那位大軍閥，他成日價想做皇帝，製造民意，攻城略地，惟日莘莘，猶虞不給，有什麼工夫來開那些鬼？講到那位老學究呢，他到了老年，在無聊的時候，愛拿那鬼玩意兒的什麼卦呀，爻哇，消遣消遣罷了，正如現在人無聊起來拿一付牙牌來打打五關一樣。那老學究也許有時候『轉』了，以為那鬼玩意兒中藏着什麼深思妙理；但他究竟做了文章沒有實在有些難說。那些鬼玩意兒，到底是什麼時候什麼人行出來的，是無從查考了。不過我們知道，在姬大軍閥以前，所謂商朝的時候，他們最迷信那些鬼玩意兒的；那時的人們想解決疑惑的事情，都要去請教它。怎樣請教呢？說也可笑，那時的烏龜真也倒霉，被人們把它的殼剝了下來，用火來燒，名叫做『卜』，燒成怎樣的裂紋，便是哪一卦哪一爻的記號，于是翻出來看看，那卦辭爻辭上面寫些什麼鬼話，按着什麼『吉』呀『凶』啊『悔』呀『亡』啊的把它胡猜亂詳一番。那些被『卜』過的烏龜殼，近二三十年在河南安陽地方發見了許許多多，上

面都刻着卜的由，尚書中有一篇洪範，明明白白把商朝人那種迷信的見解記述出來。所以什麼卦呀，卦辭啊，爻辭啊，姬大軍闕以前早有了，它們的用處，便是給迷信人解決疑惑的，那有一絲一忽的學理的價值呢？至于所謂十翼也者，象傳跟彖傳都是解釋卦辭跟爻辭的；象傳中略有些淺薄的政治思想，卦辭傳說了些幼稚的「玄學鬼」的宇宙觀跟人生觀的話，勉強可以算做哲學思想；文言傳不過對於乾坤兩卦，用些好看的字樣來裝潢一下子罷了；說卦傳對於八卦又加上許多古怪話，大概還是「卜」的方面的話；序卦傳把六十四卦，如此這般的說出許多連貫承接的道理來，支離淺薄，非常可笑；雜卦傳把卦名解釋一番，更沒有什麼學理可言。十翼的內容，固然如此不同；種種說法，彼此也多歧異。可見絕對不是一個人所做的，有沒有孔二先生的大著在內，更是莫可究詰了。所謂易經，如是如是，除去一小部分很幼稚的哲學思想以外，無過迷信之說，妖妄之談。它的價值，它的功用，在今日，便等于問心處起課，關帝廟求籤。即以求籤相比：烏龜殼如籤，燒它如搖籤筒，哪卦哪爻如第幾十幾籤。『吉，凶，悔，吝』如『上上，中平，下下』，卦辭爻辭如籤詩。

(一)尚書現在這部尚書，共有五十八篇，倒有二十五篇是魏晉人假造的，只有三十三

篇是秦漢時所存。那三十三篇，本來是二十八篇，後來分成三十三篇的。這尚書二十八篇，勉強可以說是歷史，嚴格的說，不過是一些不甚可靠的古史料罷了。其中有上諭，有奏摺，有誥命，有檄文，有告示，有記那時所謂國家大事的(例如皇帝死了喪事怎樣辦法)，有記刑法的，有記地理的，沒有條理，沒有組織，亂七八糟的一本「文件粘存冊」罷了。上諭奏摺之流大概是真的，還可以算做史料；至于那些記載，便有一部分是想像或假託的(如堯典，禹貢)，連史料的價值都沒有了。尤其可笑的，號稱記事，而文句不全，年月不備，使人看了莫名其妙。如甘誓起頭三句是「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不知哪國與哪國大戰，召六卿的不知是誰，那個王不知是何朝何王(墨子裏說是夏禹，漢儒說是夏啓，究竟不知是誰)。又如金縢篇中突然發見一個「秋」字，不知是哪一年的秋天。那都是十足道地的文理不通的文章。稱它為歷史，我真要代它難為情。講到那裏面的思想呢，半開化時代那班聖人裝神裝鬼的醜態却可以發見一些。

(一)看語絲第十一期顧頡剛的盤庚中篇的今譯跟第四十期他的金縢篇今譯；還有，記載那班獨夫民賊的口吻，如洪範所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那種蠻不講理的態度，記得真乾脆。在那裏面看看半開化時代的野蠻思想，倒是很有趣的可惜句子太難懂脆文理不通，實在不容易看。至于說尚書和孔二先生有什麼關係，却未必然。那種亂七八糟的「文件粘存冊」，周朝總還有許多，孔二先生大概看見過一些的，他不過當它歷史讀罷了。舊說以為本來有三千多篇，孔二先生刪存二十八篇，又說刪存二十九篇，又說刪存一百篇，種種都是無稽之談。請問一百篇中選留一篇，或三十篇中選留一篇，這去取之間，是以什麼為標準的？反正不過亂七八糟的史料罷了，有什麼好壞優劣。要那樣的嚴格選取？這且不論，即使孔二先生的確像與二先生選入股那樣的選「文件粘存冊」，那也不過是他個人的無知妄作實在不值得一提的。

(二)詩經那是周朝的一部詩歌總集。中間有不少的民間文藝，也有一部分是所謂士大夫的作品，還有一小部分是獨夫民賊搭架子的醜話。其中佳品，便是朱熹所謂「淫奔之詩」(朱熹解經，很有眼光。他能夠知道易經是卜筮之書，能夠知道詩經中間有許多都是「淫奔之詩」，這都不是他以前以後那班迂儒學究所能及的)；「淫奔之詩」之尤佳者，能夠赤裸裸的描寫兩性戀慕之情，頗有比得上現在的大鼓，攤簧，山歌之類的。所以「經」之中惟

詩經，還有一部分現在還值得一讀，值得欣賞；但是時代究竟太遠了（它是約距今三千年前到二千五百年前時候的文學），它在當時，雖是自由活潑的白話文學，但文字意義與現在很隔膜了，所以也不是無論什麼人都能讀的，不過在文學史上說，它總有不可磨滅的價值罷了。孔老二很愛讀此書，但是他未必能領略到它的文學價值，因為從他批評它的話看來，很不見高明；總而言之，孔丘對於詩經的見解，不及朱熹遠甚。漢朝人因為孔老二常有批評詩經的話，於是又來瞎拉，說什麼古詩本來有三千多篇，孔老二把它刪存為三百〇五篇、今本即是此數，又有人說是刪存三百一十一篇，更是胡說。真可笑！倘等也是三千多篇，詩經也是三千多篇，怎麼古代的東西都是那樣的數目？何以孔老二就那樣闊氣，他居然把那六千多篇東西都弄到手？何以他又那樣胡鬧，把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史料與文學就這樣隨意亂扔？詩經的價值，除上文說過的「能夠赤裸裸的描寫兩性戀慕之情」以外，還有對於那些獨夫民賊為鞏固私人的地盤，發展私人的勢力，弄到民衆家破人亡的怨恨咒詛之聲，這裏面多有把悲哀的情緒表現得很深刻的。偏偏從漢朝以來，許多酸腐到極的學究們把他們帶戀之歌與民衆咒詛之聲解作奴才向民賊獻媚與私權對主千種頭的話，真叫做糟糕！詩經要真是那樣，

便沒有一絲一忽的價值了——幸虧的確不是那樣。

(4) 周禮 這書不知是誰做的。西漢初年還沒有，所以「五經」中無此書。此書突然發見于西漢末年，正是王莽想坐龍廷的時候，那時劉府上出了一位郭著姓王的來搶姓劉的坐着的「寶座」的人，此人叫做劉歆，他很尊重周禮，所以有人疑心周禮就是劉歆所造，這話也許是對的。但無論如何，從劉歆起，有許多人說它是周公（姬少帥）所作，是周朝施行的法典，那是絕對不足信的。不足信的理由有三點：(1) 那書把官制，版圖，及其他一切都弄成整整齊齊四四方方的，無論古今中外，凡實行的東西從沒有這種樣式，因為這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所以周禮是一種關了屏門弄筆頭的玩兒，決不會是曾經實行過。(2) 周朝的官制版圖等等，國語左傳孟子等書中尙都可考，與周禮全然不合。(3) 周禮雖是不能實行的玩意兒，可是七拼八湊，很見匠心，必如劉歆那樣的知識纔能想得那三千年的姬少帥他所得什麼，他哪里會有這樣縝密的頭腦？周禮既決非周朝施行的法典，則決不可作周朝的歷史看了。但從東漢以後，直到亡清末造，歷代法典都脫胎于此書；所以它不是漢以前的史料，却是漢以後的史料。研究歷史的人，這部書不免要了用着它的。至于講到那裏

面的政治思想，固非姬少帥所能夢見，但漢唐以來，社會日漸進化，那種幼稚的政治思想久已不適用了。

(5) 儀禮 這是周朝時候討老婆咧，請客咧，辦喪事咧，團拜咧，賜宴咧，以及兩國的君們見面咧，……種種事情的禮節單子。此中豈有絲毫的學理，不過無謂的客套罷了。究竟是誰定的，是否歷史上的確有一個時期曾經照單實行過的，那都無從知悉。自來又說是姬少帥定的，我想這位少帥未必有那樣空工夫來注意那些瑣碎繁縟的無謂的節文吧。又有人說是孔老二定的，這也不足信。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們中間，的確出了許多低能兒，會老子臉皮，你扮孝子，我扮新郎，作揖打拱，磕頭禮拜的胡鬧，美其名曰「習禮」。但孔老二自己，照他的口吻看來，似乎還不至于那樣低能。你聽他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先進于禮矣，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這是周末，秦，西漢時候，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們所講儒家也者的著作，其中有的是與儀禮同樣的瑣碎繁縟的無謂的節文，有的是儒家那種昏亂的政治思想與人生觀，此外還有許多零零碎碎的妖妄之談。講到儒家那種昏亂的政治思想與人生觀，實在是封

建時代與宗法社會的遺物。那種遺物。到了孔老二的時候，已經不適用了。無如孔老二這位先生，是維持現狀的「穩健派」，絕不是革命前進的「過激黨」；所以對於肺癆梅毒已經深到極處的舊制陳迹，決不肯說一句「那個要不得」，一味的灌人參湯，打強心針，加上幾句好聽的新解釋，好像那垂死的舊制陳迹另得了新生命似的。但是新解釋是空的，所以新生命是假的，而因為人參湯與強心針的功用，竟把肺癆梅毒吊住了，不讓它撒手歸西；於是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孫們漸漸的都被肺癆梅毒制伏了，願為之俛，將那封建時代與宗法社會的遺物認為政治與道德的萬古不變的正軌，拚命宣傳，竭力推行，毒痛二千年，至今日尙蒙其害，真是可嘆可恨之至！其實那種舊制陳迹，不必說現在，在商鞅李斯時代，早就該將它扔下毛廁去了！

(7) 春秋左傳

春秋是一部最幼稚的歷史，無論什麼事，都是極簡單的寫上一句，那事的真相與其前因後果，完全不能知道，王安石詆之為「斷爛朝報」，梁啟超比之為「流水賬簿」，都是很確切的批評。不過它比起尚書來，却有點進步了，居然有年月日排比下去了，那種不全沒頭沒腦的不通句子，比較也少多了（雖然也還有）。那不過是魯國的史官隨手記錄的朝報而已，後世自然不能不認它

為一種史料。至於左傳，據舊說是：孔丘做了那樣「流水賬簿」式的春秋，他就有一位朋友左丘明來把各事的真相與其前因後果詳細細的敘述出來，做成這部左傳。據我看來春秋與孔老二並無關係。說左傳是左丘明所作，也頗難於相信。因為論語裏記着孔老二「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那樣一句話，則左丘明至少是孔老二的前輩；但是左傳竟記到孔老二死後二十七年的事，照口氣看，記的時候還要在後，而且左傳中還有戰國時候的官名與制度。我以為這是戰國時候一個（或者不止一個）有點文學手腕的人做成的一部歷史，它並不是什麼春秋的「傳」，它與春秋是沒有關係的；它與國語本是一書，那部歷史起周穆王迄周貞定王（約當公歷紀元前一一〇〇——前四五—），本是分國的，劉歆硬把它與春秋相關的一部分取了出來改為春秋的傳（看賡有為的偽經孝與崔適的史記探源及春秋復始），所以本國語與左傳敘述事迹，往往此詳彼略，彼詳此略。論到這部歷史，不僅是史料，而且是一部敘事有條理的古代的好歷史，文筆也很優美，可以比得上元明間的三國演義。雖與現代的歷史比，它也未必就配算歷史；若與尚書春秋比，不知道要高過它們幾萬倍。要知道一點周朝的事蹟，可以將國語與左傳合看；不過那裏面的事蹟，不但我們不敢恭維，恐怕與那班衛道先生們想「敦士習以挽頹風」的雅意也不免有些背道而馳吧。我們是主張「讀書以求知識」的，本來就沒有想效法書中的烏道理，所以不伴什麼姦庶母，姦妹子，姦嬖子，姦媳婦，姦姪媳婦，交換老婆，國君姦大夫之妻，祖母吊孫子的膀子，兒子殺老子，老子殺兒子，哥哥殺兄弟，兄弟殺哥哥……種種醜怪的歷史，既然有此事實，不必「塞住耳孔吃海蜇」，儘可以看看讀讀。他們是主張「讀書以明理」，要以書中人事為模範的，像那種經書似乎還以不讀為宜。

(8) 春秋公羊傳

春秋一書，從孟老參以來都說是孔二先生做的，又說這裏面藏着許多大大道理；於是越說越古怪，竟說到個個字裏都有意義的，名為「微言大義」，又名「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但若問何以見得這幾個平凡的字中藏着這些微言大義呢？據他們說是孔老爹做春秋時想罵人，而他膽怯，恐怕罵了人，人家要拿辦他，於是異想天開，把罵人的話暗暗的告訴他的徒弟們，叫他們記住，而自己却在一部魯國的朝報春秋上做了許多暗號，這裏挖去一個字，那里添上一個字；這裏倒句一個字，那里塗改一個字，讓將來他要罵的人死盡死絕了，他的徒子徒孫們便可以記住的，那些罵人的話，「按圖索驥」的寫它出來。所以到他死後三百多年（漢景帝時），便發見了

這部公羊傳，把他罵人的那些微言大義一五一十的記在上面。但是，那種說法，我們總覺得有些離奇，不敢隨便相信。我們對於春秋，還是不平凡些，認它為一部與孔丘無關的魯國的「斷爛朝報」吧。講到公羊傳中那些微言大義，也不過是晚周，秦，漢時候的儒家那種昏亂的政治思想與人生觀罷了，可以與禮記作同等觀。

(9) 春秋穀梁傳

因為表彰公羊傳的人們中間有一位董道士，名叫仲舒的，他拍上了漢武帝的馬屁，居然「定孔教為國家」：所以漢朝的公羊家說孔老二當時像李淳風劉伯溫那樣，指指一算，知道有個姓劉的地保將來要做皇帝，他便提起筆來做了這部春秋，那裏面都是替姓劉的打算怎樣穩坐龍廷的辦法的（不過這又與「想罵人而膽怯……」的話合不起頭寸來了。反正都是死無對證的信口胡說罷了）。

大概他做這部書的目的，是打算預約將來那位劉地保與他的子孫永遠送牛肉給他吃的吧。孔老二的春秋對於姓劉的既有那樣的大功，自然公羊家也交了紅運，到手了一個博士，鬧氣起來了。於是別人便有眼紅的，也來弄一部春秋的「傳」，也想騙到一個博士。那班人便把公羊傳來改頭換面，顛來倒去，弄成一部穀梁傳。我覺得「穀梁」二字都有些古怪，牠與「公羊」二字不是雙聲疊韻嗎？（公羊，父

△一九：穀梁，（X之六）公羊盡是怪話，看看還有些趣味；穀梁淺薄無聊，文理不通，簡直是不值得一看的書。

(10) 論語

這是孔二先生的思想的記載，是古代哲學史料之一種。孔二先生那個人，在二千四百年以前，自然算得上一個人物。但是這位老先生的頭腦實在太籠統了，不要說比不上現代的人，便是宋明的儒者，他也遠比他們不上。試拿朱熹的朱子語類與論語相較，我們覺得朱熹思辨的能力比孔丘要高明過千百倍。不要說宋明的儒者了，便是他老人家的數傳弟子荀况，不過比他遲了二百年光景，講話已經要比他清潔得多，比他有條理得多了。我這樣說，或者有人說我因為要打倒他，所以故意批壞他。其實不然。我對於孔學（實在可以稱「孔教」，因為二千年來迷信他的人，的確是用迷信宗教的態度的；只因一班酸溜溜的新先生們最愛說「孔學不是宗教」這句話，我是最不高興加入這種討論的，所以這裏就稱為孔學）之毒痛二千年，用三綱五倫那種邪說來惑世誣名，慘殺多人，的確是痛恨不過的。但是孔丘這個人的頭腦籠統，這倒不是罵他的話。他本是中國最初的學者（老子與老子的時代，我與梁任公有同樣的懷疑，我也覺得老子是戰國時候的作品），當然不會怎樣高明，當然應該不及後人。荀况比孔丘好，朱熹比荀况好，今人比朱熹好，這是很合于進化的真理的。假如孔丘以後，沒有人比孔丘好的，而且都是比他不如的，這才是中國思想史上丟臉的事。

論語書中，雖然也略有幾句可采的話，例如孔二先生叫人不要強不知以為知：他覺得人不能與畜生做伴，非與人做伴不可，所以應該把社會弄好一點，不應該消極不管事；他知道施行政治，應該想法先把人們的衣食住弄安穩了，才來教他們做好人，不像一班「轉」人以為餓殍了肚皮不要緊，而忠孝節義這種屁話是非談不可的；……這一類話，不能不說他講得有理。可是不成話的真也不少，什麼「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哇，什麼「不仕無義」……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啊；這還是思想的錯誤。還有像那「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呀，「耕也，食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呀。「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啊，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呀，這都是什麼話！卑鄙至此，真要令人三日作嘔！還有，「季氏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這真叫做「干卿底事」，要「他老人家氣得鬍子抖」（這是胡適之形容他的話）幹麼！他對於鬼神有無的問題的見解，似乎比前人進步了，而態度却並不高明。他大概是不相信鬼神的，但是他只肯說「未能事人，

况好，今人比朱熹好，這是很合于進化的真理的。假如孔丘以後，沒有人比孔丘好的，而且都是比他不如的，這才是中國思想史上丟臉的事。

況好，今人比朱熹好，這是很合于進化的真理的。假如孔丘以後，沒有人比孔丘好的，而且都是比他不如的，這才是中國思想史上丟臉的事。

「能事鬼」，敬鬼神而遠之」這種油腔滑調的官僚話，不肯爽快說沒有鬼神（也許是他的見解不澈底）。他的徒子徒孫輩裏有一位公孟子便說「無鬼神」（見墨子公孟篇），這比孔丘明白多了，乾脆多了。他一面對於鬼神既已懷疑，偏又要利用它來嚇人，說什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是昭川知道它們不在，偏要叫人家「如」一下子，嚇人詭計，昭然若揭！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孔二先生雖然算得上一個人物，然不過二千四百年以前的人物而已。他以後的學者，超越過他的不知有多少，今人更不待言。所以無論怎樣恭維他，他的真相總不過如此而已。他對於政治，道德，學問，……都沒有什麼細密精深的見解。只因他老人家是一個「大夫之後」常常坐了「雙馬車」跑東跑西，認識當世的名流很多，又做過幾天官，所以能夠吸收了許多徒弟；後來那班徒弟四面散開，把老師的話常常對人家講講，于是他漸漸的就成了學閥，又因為皇帝們都愛他的議論，可以拿來壓伏百姓，可以使「天下英雄盡入彀中」，于是尊他為聖人，定他的話為「國教」。從此，他那幾句講得有理的話完全攔起，而干祿熱中親媚主上那種儉鄙卑劣的思想大發達而特發達，以致現在共和招牌已經掛了十四年，而中華民國仍舊還是「中華官國」，馴

至國將不國矣！

想知道孔丘的思想的人們，可以看看論語。若要以裏面的話為現代道德的標準，那個人就是混蛋！——還有一層看論語只應該依文理看，某句某句作何解，看明白了就完了；切不可像前人那樣，用二百四十倍的顯微鏡把它放大！（不但看論語應該如此，一切書都該如此。不過像命語那種所謂「聖人之書」，石的時候時尤其容易犯放大的毛病，所以我在這里特別的提一句。）

(11) 孝經 這是一篇不滿二千字的短文，不知是哪個淺人做的。其性質與禮記諸篇是一類的，也是儒家的昏亂思想。那樣一篇不滿二千字的短篇，中間的昏亂思想却殺死了二千年來許多做兒子的！噫！亦慘酷矣！

(12) 爾雅 這是一部隨手雜鈔的關於字義的書，不過是字典的極小一部分的材料罷了。這種材料之對於字典，其價值功用，正如尚書之對於歷史；只有研究文字學的人有時要用着它罷了。什麼時候什麼人抄的（實在說不上「做」，只能說「抄」），現在是無從知道了，看其中有許多都在解釋詩經的字義，大概是西漢傳詩經的人們隨手記錄的。前人又說它是姬小帥所做，真是可笑！那位姬少帥，據說他實在貴忙得很，一天到晚要接見客人，不能安安逸逸的洗頭髮，不能寫寫意意的吃飯，還有什麼

閑情別致來抄字義？況且詩經是他以後的詩，難道他又是像孔二先生那樣，掐指一算，知道將來有人做詩經，而且是些什麼句子，所以先把他吃呀！他何苦做這傻瓜！

(13) 孟子 這是子老爹的思想的記載，也是古代哲學史料之一種。講到子老爹這個人，人格比孔二先生要高尙些，他常要對於那班君們說不敬的話，他有時要與君開玩笑，這都是孔二先生所做不到的。但是他究竟是儒家，所以他雖然知道不好的皇帝是可以殺的，可以趕的，他也知道百姓比皇帝重要些；可是像「人莫大焉無就賊君臣上下」，「墨子兼愛，是無父也」這類「韓」話，他又常要說的。總而言之，要做官，要有階級，這是儒家不可改變的根本思想。你看，儒家之中儘有在學問知識方面很高明的，一到這個問題，「韓」話總是連珠般的來了。所以儒家的學說與三民主義是絕對不相容的，所以儒家的學說與共和國體是絕對不相容的。講到孟老爹對於知識方面，却甚不高明，比他的晚輩荀况差多了（比起孔二先生來則未必不如）。荀况居然能做非相與天論，他只能說什麼「天也」與「莫非命也」這類「韓」話！

「經」談完了，這篇「開宗明義章第一」就此擱筆了。

這篇寫得如此其長，以下「天子章第二，請候」第三，……」也許只有三四行的短文。若問幾時寫「天子章第二」，現在不敢預約了，但是總希望「來」字不至于再寫得那麼多，

請了請了！再會再會！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二時寫起，十五日上午四時寫完。

小貓

春臺

(螢火之一)

沒有走進 P 夫人家門口，一隻貓迎出來了。我很認識，這是「一二」，不過他不像去年的孩子氣，而且他已有兩個小孩帶領在後面，非是去年所有的。

＊ ＊ ＊

我很清潔的記得，當去年我第一次到這裏來時，P 夫人家有兩隻小貓，一隻黑的叫得「寫寫」一隻就是這「一二」。兩隻同樣的活潑而且時常相互追趕的。

「一二」是灰色而有虎斑的，背部深灰，漸下漸淡，直至腹部是潔白的。鼻與口上也是白的，只有鼻尖上一點桃紅，當「寫寫」走近他來時，他常用這鼻尖去臭的。清秀的鬚鬚張在微笑的口外。真的，我屢屢的看到他少女的微

笑。然而每當屋簷有麻雀飛來時，他就放下與「寫寫」的遊嬉，立刻輕步跳到屋外，張大眼睛，昂着頭，向屋角眺望。他的毛全豎起了，所以身體非常之大，而粗大的尾巴一起一伏的波動。有一天，他坐在一塊懸空的界石上，不知他怎樣的跳上去的。石頭很窄，不比他的屁股大，他却從容的坐着，尾巴蠕過來，一直包住一隻前腳，而一隻腳上下前後約摸在頭上洗臉。P 夫人叫我來看，後來許多人在看他，我還畫了他的略形。他的勇武而且活潑都在我的眼前。

＊ ＊ ＊

現在他是有兩個小孩了。他對我十分的表示認識我的樣子，柔和的叫着走近來，他該是在道一年的長別並且介紹給我他的孩子們。我俯下去輕柔的撫他，他更親切的叫。兩隻小貓跟了母親走過來，當我伸手想撫那們的時候，他們都逃避開去，不讓我觸着。雖然那時他們的母親儘管馴服的叫，我十分的相信，這是在告訴他的兒女，要他們不必怕，我是不會害他們的。

當我走進室內時，他帶領了他們也走進來

＊ ＊ ＊

一天之後，我就變成這兩隻小貓的熟客了。他們讓我撫弄而且毫無躲避的讓我觀察他

們互遊嬉。

他們中一隻的毛色完全與母親的相同。P 夫人對隣人說，他一定是個妹妹，問他什麼緣故，他說，「你看他的面孔較尖就可知了。」我也相信，因為他的身材較那一隻為秀麗，而行為又較細緻，他的哥哥呢，眼中發出光芒，身體也要比他高一分，而相打的時候總是特強的。他的毛色白上鋪黑，就是我們稱為烏雲蓋雪的。他大概是像我不曾見過的他的父親的。

＊ ＊ ＊

他們整天的有叫聲：高興的時候，兩者相打的叫聲；餓了，討食的叫聲；吃飽了，想睡的叫聲；睡醒了，照例是怨恨誰使他們睡或使他們醒似的非叫不可的；一些都沒有什麼的時候，他們看了母親太安靜了，連頭連腳的投到母親懷裏，含了乳頭的叫。小貓是「一」一「二」的叫；母貓呢，「一」一「二」的叫，「二」一「二」的叫，大概是申斥他們，然而結果還是安慰他們的。

我聽了他們的叫聲實在想說出來：我是煩擾極了；然而每當到外面敏步時，似乎覺得他們的叫聲於我是不可少的了。

＊ ＊ ＊

這兩個小貓兄常常相打，因為相打時混在一起，我不易記清，所以暗暗的在心中給他們

起了名字，大的叫得雲兒，小的有虎紋的是紋姑。

有一天，紋姑被雲兒打倒了，腳向上的在叫，雲兒一見母親走近來，立刻放下就跑，而嬌小的紋姑「隨手」拖住母親腹下的乳就喝，沒有注意，竟忘記放下倒向天上的幾隻腳。他的哥哥見他喝奶，妒忌了，連忙跑回來爭奪；他的母親看了小女孩因被侮而喝奶以求補償，可憐又可愛，所以不知不覺的流露了他的感情，轉動起尾巴來了。雲兒見了即立即撲過來，他忘記了來爭愛的原意，一家快活的過去。

同居在一室中的小狗「力力」也是我的老友，他的身材雖小而年齡是不小的了，然而他還保持他的孩氣；P夫人放湯在地上，他走來一嘗，每回湯中只有麵包與蔬菜的時候，他立刻停吃走開了，P夫人照例去開門而且假裝去叫鄰家的狗的樣子說，「夕夕來吃，反直力力力一不要吃。」於是他起勁的吃，一直到一此種沒有餘剩了為止。

這樣的「力力」看見貓的母子的相愛豈有不動心的。然而他沒有母親愛他，也沒有子女可愛。當他想親近擺去的時候，小貓們怕着逃避，母貓釘了眼睛預備作戰了，於是他關上心門緩緩離開了。

P夫人家還有兩隻海豬，也養在這室內的。所謂豬者，還沒有小兔的大，尖嘴，高背脊與潤澤的毛都很像兔，不過耳朵並不長，與鼠是差不多的。

他們雖小卻很能捕鼠，他們只嚙死老鼠而不如貓的捉來吃的，捉鼠比貓更能幹，所以人家要養他。

他們白天也走出來，從這樹底下跑出來，似乎不肯讓人看見的，立刻跑到別的樹底下。他們兩隻不肯分離片刻，所以這樣像亂箭的出來時也是先後跟隨的。偶然兩者不在近處了，他們各各尖利的叫喊，到了相遇的時候，他們還有一陣相互安慰的叫聲哩。

在他們飛劍似的出來的路中被小貓看見，快活的小貓雖然也胆小，刺起全身的毛，身子縮在腳後面，想留難他們。然而海豬們是永不站住的，他們想一想自己是失了母親的小孩，所以巴不得早些逃過了。

小貓最喜歡母親帶他們到院中來，當他們第一次到露天中來的時候，看到紅紅的光芒必定是驚奇的，他們細而垂直的眸子中深刻新鮮的這大世界的印像。要是他們知道：對面又又大可怕得很大的大堆就叫得貓山，他們不知何等快活哩！

有一次，紋姑見到階前的水盆，就放口去

了。口還未到水盆，看見盆中似乎見他哥哥近來同他鬪嘴，他高興而又急了，他永遠豎起的尾巴一上一下的跳動起來時，他嚇着，以為盆中的貓是在他後面了，於是急忙仰頭而且轉過來，只見一片乾的牽牛花葉，因他的尾巴的撥動而發出聲音。他十分高興的與這片葉戲弄了。

他們每天每一分鐘有種種新鮮的或故舊的遊嬉，一直到了太陽去睡覺時為止，他們纔肯閉上眼睛在母親旁邊睡覺。

我疑想，我代小貓們珍惜他們的時間。去年的「一一」同他們是一樣的，現在，一變而質良到如此，以前是豎起的尾巴好像已經開放的花朵的俯下，好像滿綴果實的樹枝的倒掛了。小貓們到了明年也將如「一一」的賢良而且領了他們的小孩來介紹給我，只要我自己沒有什麼變化好了。

Madame Vicard 很愛貓，雖然許多人因此譏笑他。我那裏敢算是懂貓的，但因他的愛好而引起我對於貓的觀察，不僅使我的感覺銳敏了些，而且引起我對於貓的同情。我很感謝 Madame Vicard。

孫福熙

我想

平伯

記十四年十月一日之夢

飄搖搖的又在海中了。彷彿是隻小帆船，載重只五百噸；所以只管風靜浪恬，而船身仍不免左右前後地欹着。又睡搖籃呢！我想。

亦不知走了幾天，忽然有一晚上，大晚上，說到了。遙見有三兩個野蠻婦人在岸上跳着歌着。身上披一塊，掛一塊的褐色衣裙，來去迅如飛鳥，真真是小鬼頭呀，我們船傍馬頭，她們都倏然不見；這更可證明是鬼子之流了。我想。

在灰白的街燈影裏，迎面俄而現一巨宅：闕門中榜五字，字體方正，直行，很象「麗人」用的漢文，可惜我記不得了。您最好去問問我那同船的伙伴，他們許會告訴您。我想。

其時船上人已紛譁作鳥語。真有點兒飄洋過海的神氣，明明說「到了」，又都說不出到了那裏。有人說，到了哥倫布。我決不信：第一，哥倫布我到過的，這那裏是呢？是琉球呀！我想。

我走上岸，走進穹形的門，再走過幾重黯淡極的大屋，却不會碰見一個人。這兒是迴廊，那兒是廳堂，都無非破破爛爛的蹺脚模樣。最後登一高堂，中設一座，座上並置黃鍍金繡的墊子三；當中一個獨大，旁邊兩個很小，

小如掌。右側的已空，不知被誰取去？我把左側的也拿走了。擺在口袋裏罷，這定是琉球王的宮。我想。

來時明明只我一人，去時却挾姑蘇同走。牠艱難地學步，船倒快開了。到我們走上甲板，跳板已在搖晃中了。終於下了船。船漸漸的又航行於無際的碧浪中。我閒玩那劫奪來的黃錦墊兒，覺得小小的一片，永遠捏牠不住似的，越捏得緊，便越空虛，比棉花還要鬆軟，比秋烟還要渺茫。我瞿然有警：「不論我把握得如何的堅牢，醒了終久沒有着落的，何苦呢！」我想。

「反正是空虛的，給你煩煩罷，」我就把黃錦墊兒給了姑蘇。……十四年十一月四日，北京。

愛麗

衣萍

他冒着寒風從大學校挾了書包回來的時候，心裏的確有點倦了。回到公寓裏，他把書包向書架上一丟，回身往牀上一躺，口裏就嗚嗚咽咽地哼起：「我想起，當年事，好不……淒涼」的老調來。

哼了一刻，他把牀裏面的被往外一拉，壓在自己的身子下。房裏的火爐烤得他渾身和暖起來。被兒又正在身底下作怪，使他有點發

燥。他把眼兒朝上一望，牀頭掛的胖女子的相片，似乎正誕着臉兒朝着他凝望。那女子胸前的衣襟，可以看見隱隱約約約約起的曲線。伊以手正騎在旋椅之上伸腰，一種斌媚之態，令人神銷。

「愛麗真有點妖！但也好，大約容易到手，不妨同伊混混。做老婆可不行！做老婆還是月英好。月英也有點鬼！似有情，似有義，人摸不着真意。伊總想讀書學；讀書學有什麼用！蘇曼殊罵得真好：女子留學，不如學髦兒戲！……愛麗？月英？自己已經二十四歲了，沒有老婆，怎麼辦？」

他愈想愈覺得衝動起來。他俯身抱着紅綾面兒的棉被，便感覺棉被也正同女性一樣的溫柔了。可憐的亞雄，他把棉被當作對手的女性，已經不止一次！當他正想解開褲帶犯着無可奈何的罪惡時，心中又忽然發生了許多感想。棉被上的黃色成績太多了，實在不十分雅觀。上回叫公寓裏的夥計拿到外面晒被時，祕密已經給夥計們發現了，大家傳為笑談。況且近來身體已經沒有從前健康了，不是在課堂上困得想睡，就是每晚睡醒，身上總出了一身虛汗。他想到虛汗乃癆病的前兆，心中非常害怕，便一躍身跳了起來。

「我想起，當年事……」他又嗚嗚咽咽地哼着。隔壁房裏忽然有敲着板壁的聲音說：

「亞雄，不要噁了，我的肚子痛得要命了！」他覺得奇怪，便匆忙地推開房門，那跑到隔壁房裏去，口裏說：「慶民，怎樣了？」

他看見慶民正躺在牀上，頭朝牀裏，身上還蓋着被。「又是吃東西吃壞了罷，老是好

吃，不要命！」他帶笑地說。

「吃壞，你的紅色補丸害了我了！」慶民轉身朝着牀帶恨地說。

「紅色補丸會吃壞人麼？我不相信！」亞雄覺得有點奇怪。

原來亞雄因為自己的身體給棉被弄壞了，所以便買了一瓶紅色補丸來，想把自己弄得強壯些。不想昨晚慶民到他房裏來玩，一看見便搶着倒了半瓶去。這慶民是個有名的好吃鬼，只要吃得東西，不論是青紅白黑熱冷，酸

臭，總要張開大口送下去的。況且紅色補丸上面明明有個「補」字呢！亞雄當時雖然也有點吝惜，但紅色補丸已經到了慶民的手裏了，料來不肯放回，於是說：「吃這東西不是玩的！你應該記着：飯後吞下，吞後幾十分鐘內不要喝茶！」他的話沒有說完，慶民便笑嘻嘻地溜

溜地跑回自己的房間裏去了。

這會兒慶民說是紅色補丸把肚子吃痛了，亞雄覺得事必有因，於是便問他：

「你幾時吃紅色補丸的？」

「飯前。」

「你吃過紅色補丸後，喝過茶沒有？」

「我是用茶將紅色補丸吞下的。」

亞雄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說：「這是你好吃的報應！我昨晚不是告訴你，吞了補丸後不要喝茶，而且要飯後纔能吞麼？誰叫你只顧搶着九藥跑，不聽清我的話！」

慶民自己想想也覺得好笑，又有些害羞，於是一翻身便將被兒頭沒腦地裹住。

亞雄笑着踱回自己的房裏了。他覺得房裏的火爐太熱了，紅色的棉被又在那裏誕着臉兒誘惑他。他覺得非逃出不可了，於是便戴起帽子，穿上大衣，搖搖擺擺地踱出門。

他已經走到煤山街上了，他看見許多大學生都揀了書包搖來擺去。一個剪了頭髮披着紅圍巾的女學生，身旁跟着兩個男學生，一面走着，一面說笑。這女學生大約也不過十八九歲的年紀，身穿一件嘩嘩旗袍，旗袍上還鑲着絨

邊。臉龐白裏帶紅，不肥不瘦，身材不長不矮，恰到好處。

「這個女生大約是新來的，從前沒有看見過。呵，真美麗！在大學裏，可以做Queen一定可以做Queen了，月英不如伊，愛麗更不如伊！可恨！可恨！偏偏有兩個男生跟着，而且很親密地談笑。他們真有福！我也跟上去。

上去，跟上去！但是伊有兩個男人了，再跟上去，跟上去！但是伊有兩個男人了，再跟上去

一個，不太多了麼？管什麼？跟上去！」

他一面想着，他的脚便不知不覺地跟着走轉了，轉了一個灣，他看見那個女生走進一個公寓去了，兩個男生也跟了進去。他髮髻「門似海」地站在公寓的門前，望了一刻，不見有人出來，他自己也覺得無聊起來。左邊有個豆腐公司，他便無精打采地走了進去。

其實亞雄此刻肚裏並不餓。但是他既走進豆腐公司來，總不能不吃些東西，於是便說：「來，來一碗豆漿，兩個蛋糕！」

他口裏喝着豆腐漿，嚼着蛋糕，心裏却在想：「那剪髮的女學生，是住在這個公寓裏麼？假如是的，我一定每天來這裏吃豆腐漿，好找個機會看看伊。這豆腐公司的生意也許要好起來了，因為隔壁住着那樣好景的女學生。」

他覺得好笑，因為身邊掛着一個電話機，他又想打電話：「打電話給誰？月英嗎？愛麗嗎？打電話到隔壁公寓去，又不知道那個剪髮的女學生的名字！時候不早了，月英家裏又管得那麼緊，一定不肯出來。打電話給愛麗罷。愛麗臉上有疤，鉛粉也填不滿。但是還好，身上

胖得好。女人應該胖，愈胖愈好！月英太瘦了！誰叫伊那麼用功？玩玩罷，管什麼，叫愛麗來玩玩。人生有什麼？混混而已！」

亞雄自發明了他的「混混哲學」以後，做事已經不似從前的膽小了。他站了起來，決定打

上去，跟上去！但是伊有兩個男人了，再跟上去

上去，跟上去！但是伊有兩個男人了，再跟上去

上去，跟上去！但是伊有兩個男人了，再跟上去

上去，跟上去！但是伊有兩個男人了，再跟上去

電話給愛麗。

「喂，你是誰？」

「我，你猜猜？」

「呀，亞雄呀，什麼事？」

「終身大事！」

「別胡扯，真的什麼事？」

「我請你玩去。」

「我不去，天氣太冷。」

「去罷，真的有大事商量。」

「又是胡扯，什麼大事商量！」

「真的，不騙你，你一定來罷。」

「那麼，你在那裏等我？」

「公園後門的柏樹下。」

「月英也去嗎？」

「不的，我一個人！」

「好的，我就來。」

亞雄放下電機來，心中又充滿了希望了。夥計走過來算賬，說：「一共十六個銅子。」亞雄從大衣袋裏摸出一張一角的毛錢票，大模大樣地說：「總拿去，不用找了，多的就算小費。」

夕陽照在公園的屋瓦上，幻作黃金色。暮鴉也隊隊地向西飛去。池中還剩得許多殘荷斷梗，在風中搖曳。幾個匠人，任那裏搬運浮石，堆造假山。亞雄坐在沿水的靠椅上，眼睜

睜地望着公園後門。

然而愛麗的影子也望不見。

幾個零落的遊人，也給晚風陣陣地刮走了。亞雄覺得有點冷，把手放在大衣袋裏。他想着女子出門真不容易：要搽臉粉，換衣服，梳頭髮，對鏡子，一弄就是半點鐘。唉！女子！女子！真是玩物！難怪叔本華要那樣討厭伊們。愛麗更靠不住！據大學裏同學傳說，愛麗至少有三十個以上的好朋友。這還了得！月英真好，能用功，性情又溫和，臉兒也不醜，不說別的，就是愛麗額前的一小疤，月英的臉上就用顯微鏡也照不出。

他似乎有點恨愛麗了，這個「恨」心是從期望的心來的，他的思想又一轉了：但是月英也有點虛偽！伊口口聲聲說是母親管得緊，要自由要等伊出洋留學歸來後。一個人有了戀愛，還用得着母親嗎？爲了母親而犧牲戀愛不對的！人生幾何！出洋留學至少也有五六年。等伊求學回來，大家都老大了，有什麼趣味？況且自己家中有的是錢，只要大學畢了業，混個資格，回去還愁什麼吃用！享樂，享樂，人生不過享樂而已。要想享樂，還是愛麗好！

他正在想得入神。門聽前面水中悉索一聲，他連忙站起身來倚着欄杆凝望，只見一隻水鳥向空中飛去。身後似乎有人喊道：「亞雄。」他回頭一望，愛麗已經珊珊地站在他的面

前了。

「等久了罷，對不住！」愛麗把眼珠向着亞雄一飄，臉上微微一笑。

「我也是剛來不久……」亞雄含笑着答，他把愛麗上下一望，只見愛麗今天穿了一件淡白花絲葛的棉襖，外面套着一件藍色的絨線衣，黑色團花的湖縐裙，底下鑲着絨邊，胸上是穿了高底的漆皮鞋。頭髮已經燙得蓬鬆鬆鬆地高起來，雖然臉上的鉛粉終掩不住伊額上疤痕。愛麗已經夠美了，據亞雄的眼裏看來。

「你邀我來商量什麼大事？大約又是騙我出來玩玩罷。」愛麗似乎窺破亞雄的心思地說。

「真的有事，不騙你！」

愛麗把眼兒同四周一望，說：「今天公園真好，這般清淨；我最討厭的是夏天的公園，因爲來的人太多。但是秋天和冬天的公園，都是可愛的。你看今天公園真真靜！這麼偌大一個公園，幾乎是我和你兩人的領土了，亞雄，你說是不？」

「是的，人少，談話爲可以自由些。」

他們倆兒一壁說着，一壁向前走，不久便已走到地壇的後面了。亞雄愈走愈挨近愛麗，便拉着伊的手。愛麗把頭兒靠近亞雄，因爲伊的身材矮小的緣故，所以雖然穿了高底鞋，伊的頭兒還只能靠著亞雄的肩。亞雄把頭兒低了

一低，臉頰正碰者愛麗的蓬鬆的頭髮，便覺得一般香氣，沁人心脾。

「亞雄，你今天為什麼不邀月英同來？」伊把眼兒瞧着亞雄一笑。

「月英，沒有邀伊……」亞雄含糊地答。地壇左邊有椅子，他們倆兒便並列着坐下了。亞雄伸手去摸愛麗的背，從背後又伸到腋下。愛麗把臉一沉，說：「放尊重些，別被人看見笑話！」

「這裏沒有人！」亞雄涎着臉兒說。

「你既愛月英，又何必愛我？」愛麗想了一刻，忽然地說。

「哦……」亞雄一時不知道怎樣回答了。他想他愛著月英，已愛了兩年，誰也知道的。他如何可以對我愛麗否認他對於月英的愛？在愛麗的面前，又怎可以老實說他愛月英？素日油滑的亞雄，此時也有點艱於回答了。

刻，他總若無其事地笑著說：「難道一個男子不能愛兩個女子麼？」

「一個男子愛兩個女子，一定得不著歸宿，將來總是痛苦的。」

「是的，總是痛苦！但是是一個女人愛兩個男人或兩個以上的男人呢？」

「當然，也是一樣！」

亞雄湊著機會便把他對於愛麗懷疑的心思說出來了，他笑著道：「愛麗，請你想我說話

唐突！本科裏的同學都說：你至少有三十個以上的男朋友，這話當真嗎？」他說完了話，緊緊地把眼睛瞧著愛麗。起初看見愛麗臉上有點怒容，後來愛麗忽然談笑地說：「你不要相信他們的鬼話！他們寫了許多情書給我，我不理他們，所以便造出許多謠言。誰理他們，像大學裏那些窮鬼！」

「我本來也不敢相信……」亞雄怕愛麗生氣，只得賠罪地說。暮色已經從空中籠到地面，他低下頭來看了一看手表，說：「冬令天氣，果然這樣短促！剛纔五點鐘，天色就這樣黯淡下來。愛麗，我們還是吃晚飯去！」

愛麗把頭兒向亞雄身上一靠，正靠在亞雄的胸前。亞雄用手撫摩着愛麗，蓬鬆的頭髮在伊的髮上輕輕地吻了一下，說：「走罷，我的好愛麗！」

愛麗和亞雄對面坐在共和飯店的一個房間裏了。

愛麗抬起頭來瞧這房間的四週：靠窗擺着一張白色鐵牀，牀上披着一張黃色的俄國氈子，什錦被兒整齊地摺着。牀的對面擺着一張白色衣鏡，愛麗遠遠望去，可以瞧見自己紅暈臉孔。伊知道這是一間寢室，想起共和飯店門口的馬車汽車，不由的有點害羞起來。

「不是吃晚飯麼？為什麼跑到這寢室裏

來？」愛麗懷疑而且玩笑地問，其實伊心中也有點了然了。

「在飯廳裏人太多，而且談話也不便。這房間不精緻可愛嗎？」亞雄走向前去，把愛麗抱住，低下頭來就要吻，愛麗並不躲避，把嘴兒迎了上去。他們親吻的時間很久，足足有二十分鐘。

「你同月英也……過嗎？」

「設有……」亞雄答了一句，放開愛麗，腦中的疑團更深了：他和愛麗從公園坐車到共和飯店來的時節，他髻髻瞧見單牌樓大街上月英坐着洋車馳過，後面慶民騎着腳踏車跟着。他看得千真萬確，月英身上還穿着厚呢大衣。慶民的肚痛已經好了麼？兩月來慶民只是鬼鬼祟祟地，課也懶得上，整天關起門來不知道做什麼，大約是寫情書。月英同慶民認識還是自己介紹的，却想不到他們深夜裏還一同出來，真是狗男女！月英總說母親管得緊，要讀書留學，原來都是鬼話！他又想試試愛麗瞧見沒有，於是便問：

「你從公園來時在單牌樓街上瞧見什麼沒有？」

「沒有，我怕人看見，用手帕包着臉。」伊說了，抿着嘴笑。

亞雄愈想愈呆了，凝眼望着天花板上的光明的電燈，愛麗在他的背上打了一下，笑着

說：「你想什麼？想月英，是不是？」

「不是……」他含糊糊地說。

「有點不舒服嗎？」伊用手摸摸他的額。他

乘機向牀上一躺，把愛麗抱在牀上，心裏想：

「管什麼！女子都是靠不住的，還是玩玩罷！」

愛麗爬在亞雄的身上，把口兒放在他的耳

邊，低聲說：「我真愛你！」

「我也真愛你！」

亞雄正想動作起來，房門外旅

人敲着房門說：「用飯不？」亞雄向

無端地吃了一驚，恨旅館侍人太多事，於是亞雄

便大聲說：「不用，過兩點再預備。」

他又把愛麗緊緊抱着了，而且愛麗已在亞

雄的身底下。「你真重……」愛麗呻吟地說，

「但是要快些，我吃了飯還要回公寓，因為我

的妹子在中學校裏今晚要打話給我……」

……

……

因為語絲週年紀念，語絲老夥計們都

興高采烈地做文章，替一個個孩兒

出紀念號，我一個小夥計，當然應

該盡點力。可是心裏真多！

一來，米煤都貴了，一家兩口極難

維持。十一月十一日聽說是什麼和平

紀念日，大約是紀念歐戰和平，而

們中國正在自己相打，似乎沒有紀念

的必要。可巧我們貴機關裏也照例放

一天假，我能夠撥半天工夫寫些東

西。我從下午三時一直寫到晚上二

時，總覺筆頭太鈍，思想太「儉」，

寫不出什麼好東西。好在我不會掛了

什麼文學家的招牌，寫成不算小說的

小說也不致挨罵。但在中國做小說真

不易！素園做「春雨」而遭來信申

斥；靜農做「憫惱」而致不相干的人

挨罵。把小說當「史記」「春秋」看，

小說家真沒有日子過了。

晚上自記

假頭髮

川島

(一)

我也像許多別的作文的人們，想到那裏就

命寫，到那裏，即使是老媽子的腳後跟，大帥的

腳後跟，也可以寫在紙上；類如堂客們看

吧，都毫不在意。無奈近來因為家務，就是在

茶太不腳後跟約二尺五寸之上的些地方，或者

老們胸前的些「嘉禾」，「文虎」，也都一時想

不起來，這就難免有些兒文思太拙。別人說這

因為討了老婆的緣故，其實解夫也不過在前一

大預備去「一定要非傷得很」，至於女士或者

寡婦也無非「學笈重洋」而已。

不幸，我這篇囁蛆題名曰「假頭髮」，學者

們也許看了要不放心。但是不要緊的！鄙人一

定要從頭髮想到怒髮衝冠的冠，并由冠而帶，

而隨手代門，門羅主義，義犬，犬儒派哲學，

咨學史大綱，綱鑑易知錄，錄，錄……：決

不如魯迅似的由頭髮而胡鬚，而牙齒，而章士

釗，新近又有屁股眼等。學者！像我這樣乖，

你若還要發牢騷，是否需我請你去看看「晚華先

生」的霸王別姬來解悶？

(二)

我的祖母今年已經八十四歲了，然而伊的

精神確乎矍鑠。要有一個生人見了在牀裏呻吟

的我的母親，掩碟(註一)着的父親，也許說都

還沒有我父母般的老吧？可是「走路防跌，喫

飯防噎」，我的祖母畢竟是老了。便是我那父

母臉上的皺紋，頂上的頭髮，也透出來老的消

息。在病中却不僅只是老了。

某日，我和姑母坐在廊下的一個凳上；

祖母也坐在旁邊，忽然伊和我說：

「唉！你頭上也有了假頭髮。」

「假頭髮？什麼？」我想，「我又不是女

人。」

這時候姑母一定也已經看見，起初伊的手

在我頭上我並不經心，橫堅伊手裏沒有刀子。

隨即見伊手中擎着兩根白頭髮，已經把所謂假

頭髮也者從的頭上拔下來了。

除弟妹以外，我那家裏(註二)差不多滿是白髮的人，我便生有二百根白髮，還不是滄海一粟，只能顯出我的壯健？祖母竟說這是假的，該是老年人的一點苦心——希望我的白髮還不至於是真吧？實在，我如果說我已經老了，那簡直和您開玩笑。

(三)

果然我不老嗎？

比我年長的些朋友，一年比一年的少下去，此時我已經變成小朋友中的前輩；小朋友們不遠也將說他們的前輩一年比一年的少下去吧！寬心一點說，我的老也就不遠了。可總還在不遠。

早先和我交往的些女士們，當然現在有做了太太的，但還有一部分不曾嚐到太太滋味的人，現在也不理我了；并且正如待我似的在別處待比我年青的人。從前不時來信——內容當然是很富詩趣的，而今就是我去信，怕也未必能結我覆信。可是女人本來是怎樣的聰明，有趣，會說話，週身噴香，俏皮，穿高底鞋，工書善畫，做鈔？小說，看戲，靈巧……，我早就明白；別說我不成，在三十個男人中能鬪過的怕沒有一個吧。伊們只要一張嘴不管是演說或者唱戲，一動筆不管是寫字或者畫畫，你還不服花頭昏嗎？哼，別裝腔啦。至於區區，勉強還能樂天安命，此刻決無喫天鵝肉之意。

并且敢說所以如此如此者與老無涉，萬一我真是老而無用，反正又肥又老——老到長了鬍子的人也有愛侶的。但在面子上不如說是『頭多白髮故人稀』，無人過訪，所以身世蕭條。若說由于我去年討了家主婆的緣故，究屬不大好意思。

(四)

莫非我真個老了？

我家裏的人都是節衣節食的過活，我們弟妹也便如此，少年時代原是該受點磨練的。可是我這次回家去，實與眾不同，別人都不及我能使父母心疼；他們都在病中，但都為我料理衣食，他們的用度很拮据，但對我並不吝惜。我看弟妹們並不比我壞多少，並且要好，然而父母這般優待我是為什麼呢？(這是瞞不了您的，體面的兒女在父母面前總佔點便宜。)我在外時他們記掛着，我回家時他們招呼着，弟妹們諒不會想到因為我比他們好所以如此待我以鼓勵他們的吧？我那裏好！只不過我是他們的長兄，我年紀最大，他們比我小而已。年紀大的人原是容易佔便宜的人，如我年紀大常衣帛食肉，則我的兩根白頭髮將比針還快的刺了我父母的心了。在他們頭上的白髮又豈只是百倍的兩根！

真個我老了嗎？不，決不，決不，只是我們難以領會父母的心罷了。然而這將使我們永

遠不能領會呢，還是要等我們做父母時纔知道父母的心？

(五)

在我們眼前的路牌指示我們往老的境界裏去，要是力量便可以走到。雖然人們所憎惡的是老，或許人們所期待的也正是老吧。

幾根白髮只是老的萌芽，老會給我們若干的經驗和智慧，會使我們知道人生的究竟。祖母却望我的白髮是假的，這該是徘徊在墓門前的老人的心了，希望我們可以留住青春。就是我也決不該詛咒老呢還是頌讚！

但是『春天如常在……堆裏的麥怎能冰凍呢？』

※

※

※

註一：這本是一句方言，謹錄辭源中的解釋如下——『病者半臥半起也。』這你就可以原諒我並非用生字來考你了。

註二：內人的頭髮只是剪掉。並沒有白。大概你不難想到這是指我的另一舍間吧。下仿此。

一九二五，十一，十二。

子愷漫畫代序

佩弦

子愷兄：

知道你的漫畫將出版，正中下懷，滿心歡

你總該記得，有一個黃昏，馬湖上的黃昏。在你那開天花板要壓到頭上來的，一顆骰子似的客廳裏，你和我讀着竹久夢二的漫畫集。你告訴我那篇序做得有趣，並將大意譯給我聽。我對於畫，你最明白，徹頭徹尾是一條門外漢。但對於漫畫，却常常要像煞有介事地點頭或搖頭；而點頭的時候總比搖頭的時候多——雖沒有統計，我肚裏有數。那一天我自然也亂點了一回頭。

點頭之餘，我想起初看到的一本漫畫，也是日本人畫的。裏面有一幅，題目似乎是一「□子爵。淚」(上兩字已忘記)。畫着一個微側的半身像：他嚴肅的臉上戴着眼鏡，有三五顆雙鈎的淚珠兒，滴滴搭搭，歷歷落落從眼鏡裏掉下來。我同時感到偉大的壓迫和輕鬆的愉悅，一「奇怪」的矛盾！夢二的畫有一幅——大約就是那書集裏的第一幅——也使我有些類似的感覺。那幅畫的題目和內容，我的記性真不爭氣，已經模糊得很。只記得畫幅下方左角或右角裏，並排地畫着極粗極肥又極短的一個！和一個？可惜我不記得他們哥兒倆誰站在上風，誰站在下風。我明白(自己要臉)他們倆就是整個兒的人生的謎，同時又覺着是那兒常常見着的兩個胖孩子。我心裏又是糖漿，又是薑汁，說不上是什麼味兒。無論如何，我總得驚異：你呀抹的幾筆，便造起個小世界，使

你又要嘆氣又要笑。嘆氣雖是輕輕的，笑雖是微微的，但一把鋒利的裁紙刀，戳到喉嚨裏去，便可要你的命。而且同時要笑又要嘆氣，真是不當人子，鬧著玩兒！

話說遠了。現在只問老兄，那一天我和你說什麼來著？——你覺得這句話有些兒來勢洶洶，不易招架麼？不要緊，且看下文——我說，「你可和夢二一樣，將來也印一本。」你大約不會說什麼；是的，你老是不說什麼的。我之說這句話，也並非信口開河，我是真的那麼盼望著的。況且那時你的小客廳裏，互相垂直的兩壁上，早已排滿了那小眼睛似漫畫畫的稿；微風穿過牠們間時，幾乎可以聽出颯颯的聲音。我說的話，便更有把握。現在將要出版的子爵漫畫，牠可以證明我不會說謊話。

你這本集子裏的畫，我猜想十有八九是我見過的。我在南方和北方與幾個朋友空口白嚼的時候，有時也嚼到你的漫畫，我們都愛你的漫畫有詩意；一幅幅的漫畫，就如一首首的小詩——帶核兒的小詩。你將詩的世界東一鱗西一爪地揭露出來，我們這就像吃橄欖似的，老嘔著那味兒。「花生不滿足」使我們回到懶懶的兒時「黃昏」使我們沈入悠然的靜默。你到上海後的畫，却又不同。你那平和愉悅的詩意，不免要搵上了胡椒；在你的小小的畫幅裏。便有了人生的鞭痕。我看了「病車」，嘆

氣比笑更多，正和那一天看夢二的畫時一樣。但是，老兄，真你的，上海到底不會太委屈你，瞧你那「買糶子」的勁兒！你的畫裏也有我不愛的：如那幅「樓上黃昏，馬上黃昏」，樓上的與馬上的實在隔得太近了。你畫過的情裏的那位小孩子，他也不贊成。

今晚起了大風。北方的風可不如南方風，使我心裏擾亂；我不再寫下去了。

通品

品青

誰曾留心觀察過，每年暑假中，在北京城裏來來往往的那些剛下火車，土土氣氣的學生嗎？六年前的我也是那樣神氣。就是現在，我還是一樣土氣不褪。這很顯然的可以看出是由於我的生性倔強與固執。然而我的認識貨色的眼力，似乎比從前長進得多了。

將要來北京的時候，有人對我講，北京的騙子最多，尤其是洋車夫壞，他看你像個新來北京的人，便故意把你多拉幾個圈子，好問你多要錢。再利害一點的，或許在夜裏把你拉到僻靜的地方，奪去你的錢，剝去你的衣服。

當時我還暗笑那人不知道幾時受了洋車夫的氣所以把話講得那樣利害。但是到了北京我不知不覺的受了那人的話的影響，舉動居然精細起來，雇洋車總要講清楚那一條街，門牌幾號；買書籍常要到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買

他竹布大褂的料子也要到瑞蚨祥；抓一劑小藥也要到同仁堂。那時我以為認着金字招牌去買東西，至少是可以不上當的。

對於學問上，我也是用這條道理。非學者的講演不聽，非學者的文章不讀。

日子久了，我慢慢從金字招牌底下發現出拆爛污的東西來，又慢慢的明白他們假借招牌的力量去推行他們拆爛污的東西。但是招牌一加上金字，牠的信用已經是照著了，即使你揭穿了牠的漏洞，當刻也沒人相信你的，或者有人還說你的不是。

學者們有些也漸漸的靠不住了，他們騙人的本領有時比商人洋車夫還要高明。他們的發議論在我看來並非爲了供給青年們知識上的要求，也並非是說他們胸中的不能不說的話，而是想取得他們在社會上的名譽；名譽騙來他們好爲所欲爲的。

至於新近出來的一班專家們，更難說了。他們從蒼蠅的眼睛裏發現出來一點東西，便成了甚麼學問的專家，再由專家放大而成了通品。這時就要逼死別人，自己橫行一世了。

聽聽他們的議論吧。他們鄭鄭重重的告訴我們，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壞人；告訴我們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再深刻一點的，還告訴我們夏天應該穿紗，冬天應該穿棉。他們的話是何等圓通呵！通品？一點也不錯。

一個老朋友對我說日本有一個人從馬蹄裏不知道發現出來的一點甚麼，就作了多年的生理學教授。這位教授講書時候比了許多手勢又攙加了許多外國話，學生終於不甚瞭然。學生覺得好玩，就送他一個馬蹄教授的外號。

據我看來他老老實實的作他的生理學教授究竟太笨了，不比我們中國的專家，一事通百事通。

一九二五，十一，二一。

我似乎又想笑了

壽明齋

天天希望有雷雨，然而，天天直到晚間，總只見比朝晨更可怕的紅日。在畫室中，又天天畫同一姿勢的同一肢體，他是硬化的。完全失去了生氣，然而又不是死的，每時有些零星變動，因此，昨天教師說我的畫上的手臂太長而爲我改短的，今天卻說太短了，於是又爲我改長。太陽穿過天窗，射在白牆上，返照得我的畫幅爲紅色；有時紅色褪減些，知道有些白雲在頭上經過，我挺胸吸一口氣，感到比雨露更深的恩惠——然而有幾次呢！因爲畫型是裸體的，所以，雖然這樣熱，還是照常生爐火；調顏料的油放出使人暈船的氣味，與十餘個男女學生的汗酸蒸合，供給大家的呼吸料。遲鈍而且懈怠的我，在這空氣中，自然更加了，但不自覺的提起精神，似乎有些覺悟：在汗

酸蒸成的空氣中改短手臂再改長，就所謂留學，也就是所謂做人了。

好，學校開過成績展覽會，暑假開始了。

方君由 Grenoble 來信，說他的畢業考試已經完畢。不久要到里昂來，而且邀我去遊，遊完可以一同回到里昂。方君的用功成績，很爲我與別的朋友所欽佩的，但他用功太過，健康大減。當他與我同住時，見他終日用功，所可稱爲他的休息者，只是每天一二次不自覺的橫倒在床上的時候罷了。然而這何曾是休息，實在是受難；不論是午前，是夜間，看他止案頭寫化學方程式的，沒有多時候，忽然聽他在床中嗚咽了。連忙叫醒他，他一擦眼睛，又坐在案頭寫方程式了。這次他預備畢業考試，或者因爲更辛苦而更瘦弱了，所以我渴望去看他，而且他的造紙學業的成功，也是我要去道賀的。

Grenoble 之可愛，第一在於城市的四周都是或遠或近的山(阿爾卑斯山)，遠的滿蓋白雪，連綿到很遠很遠之處，迷濛在烈日蒸成的白雲中，近的滿蓋綠葉，電車曲折的經過，在樹葉的密處出沒。外來者有這等山做標準，無論在那一街道中，隨時能夠辨別四方，不致迷失。兩條大河，圍抱市的三面，在山脚下經過，遠遠的聽到他們不絕的奔馳。

方君並不比以前瘦弱；而談笑從容；不覺

以前所有的。他引我到公園，同在樹蔭中坐下，微微流汗的背脊，滿貼在椅背上，感到久已不見了的涼快，漸漸的從皮膚沁進去。

不久，中國學生漸漸的一人或兩人同行的走近來，有的手扶自行車，但各穿白色軟底鞋，而且都不戴帽——正如方君所說，此地的學生都不戴帽，這是時式。長椅上並坐四人，更擠至五人，再也擠不下了，只有桂君是立着，他再三的推卻說不要坐，最後，他指自行車上的皮鞍說，這是很好的橈呵。且說且坐在斜倚在我們的倚旁的自行車上了。這只有靈敏的桂君想得出來，也只有靈敏的桂君坐得上去；倘是我，笨重的我，不是我從車上掉下來，必是車被我壓破在底下了。

我們中沒有法國人，然而我們全說法國話，這對於我是新鮮的景象。固然，也有多少人常將「你知道……那末……老先生」這幾個容易說的法國字來充數，但總比我會說，而桂君說的很流利尤很合軌律——可以說，他比普通的法國人說的好，因為他們常用習俗語，竟有許多錯誤的。

大家走散後，方君對我說，桂君聰明而用功，與他在同一學校預備法文時，非但一點不懂法文，就是科學也不懂的，後來自己用功，由同學幫助他學習數學等科，現在各科都很有根柢了。

將要有成功的人在�我的面前，我很能認識，因為他們不是遲鈍也不是懈怠的：我很能祝禱他們的成功，但我不會改變我的遲鈍而且懈怠的習性。

方君引我坐電車渡 Dico 河，盤旋上山巖，望見雪山與我的眼齊，而全市在我的脚底；全市的人照常的望見曲折的在綠叢中出沒的電車，作他們的標準，而他們不知我就在這電車中。我們到 Lens 下車，高山與城市都不見了，我們在大山圍繞的小村中，新秋涼爽，滿染薩菩提樹 (Tillem) 甜蜜的香氣，想起家鄉桂花時節了。此後改坐公用自動車，幾次穿過松林，沿過削壁直到小村 Audeburg 下車，呂君已在公用泉水旁的停車處等候了。

呂君是前幾天來的，因功課的疲勞而到此地來休養的。他也因為用功的緣故，常常頭痛，只是瘦弱不及方君之甚罷了。在兩年之內，他已學成物理化學，在專門學校得工程師資格，而同時在大學修滿四科，他人有欲得學士而久未修滿三科者，他卻已有餘了。

高明的天底下，溫柔的氣當中，我們散步，我們休息。菩提樹含苞未放，如在春日。在里昂的菩提樹，初夏時已開過花，現在已結成實，故我到里昂聞濃郁的香味，不覺憐惜他之失時，而恨氣節之未夏先秋。我現在才知道，他是在春日，他預備開花，他將放出香氣。遲

鈍而且懈怠的我，竟疑惑起來，或者我的青春也微幸的還留在這裏等我呢。

就在這菩提樹下，我們談論在歐洲學科學的人的聯絡。他們兩人各擬先譯一部書，出版的經費或者還可辦到；下半年先去實習，盡力在全法國的重要工廠實習或參觀轉來；將來回到中國，每過一二年，須到歐美參觀一次，否則他們日新月異的進步了，我們還是不知道；此地各種雜誌的輸入中國，也是很緊要的。

倘若方呂二君知道我在汗酸蒸成的空氣中改短手臂再改長的情形，不知他們要這樣說呢。我聽他們的言論而與我的回憶相比較，我的心音漸急而呼吸漸重了，幸而外圍如此靜穆，空氣如此清新，使我漸復原狀。於是我明白，微的幸，所謂留學所謂做人者，還有不在汗酸蒸成的空氣中改短手臂再改長的，而且或者我也微的幸能逃出這個範圍，所以我只住了五天就急於回來了。

從此以後，我似乎又想笑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

我前作「含淚的微笑」到了「笑呢哭呢」一篇以後做不下去了。後來居然心情回復，先寫了這一篇，預備陸續寫下去的，然而懶着已兩年了。現在希望有工夫補寫出來。

吳聲戀歌

顧剛頡

以下數首，都是吳歌甲集裏沒有登載的；
聚了出來，爲語絲週年增刊之用。

一九二五，一一，二，顧剛記。

(一)

結識私情結識遠到到，
爲子僚大妹夜夜跑。
露水裏去子濃霜裏轉，
傷風咳嗽自家熬。

(二)

昨日夜裏滿天星，
今朝落雨弗該應。
情哥郎贈帶釘鞋傘，
落溼衣衫姐傷心。

(三)

摸摸僚個手末軟綿綿，
要想討僚嚙銅錢。
阿好借僚賒一年，
開年還僚重利錢？

(四)

結識私情結識隔條橋，
三根木頭兩根牢。
郎呵郎呵上橋下橋自當心，
午夜裏落水嚙人撈。

(五)

青竹布短衫白束腰，

問聲情哥阿花描？

青竹頭造橋嚙啥好，

甘蔗嚙頭一段梢。

(六)

結識私情結識西海西，
寄信告郎買條撲胸衣。
姐要撲胸千條有，
弗曉有僚肩膀闊勒奶高低。

(七)

一只小船彎勒彎，
兩邊花樹到南海。
千葉牡種拉蓆丹裏裏，
看花容易採花難。

(八)

一個姐妮生來騷勒騷，
玄色布包頭沒眉毛。
閒人走過話我愛打扮，
弗得知我甘蔗嚙頭一段梢。

醉酒歌

衣萍

喝酒罷，不要想！

爐子熄了，燈還亮。

不肯睡了，怕夢長。

喝酒罷，不要想！

我要高飛兮，無羽翼；

星星在天兮，我心急！

喝酒罷，不要想！

不要殺人兮，刀不快；

刀不快兮，我心亂。

喝酒罷，不要想！

我要唱歌兮，歌不響；

我要做賊兮，無處搶。

喝酒罷，不要想！

西風緊兮，身無衣；

冬夜長兮，睡無妻。

喝酒罷，不要想！

我要當兵兮，怕砲打；

我要做官兮，無錢買。

喝酒罷，不要想！

離家十年兮，不能返；

父母衰老兮，無人管。

喝酒罷，不要想！

典件破衣兮，估幾斤酒；

舉起杯來兮，一飲十口。

喝罷，不要想！

東西南北兮，砲火冲天；
血肉滿地兮，無人可憐。

喝酒罷，不要想！

酒兒冷了，心還熱；
心中有愁，愁難說。

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

豈明

伏園兄：

你的語絲文體論由郵局送到的時候，我正在發一百二度以上的高熱，看了便即交川島送給小峯，不會照例附「有答語」。現在已過了兩個禮拜，雖然還是臥著，熱總算沒有了，可以用了一「自來水筆」——這是一個怎樣惡劣討厭的名詞！——在硬紙上寫字，於是纔起了這封答文體論的草稿。我始終相信語絲沒有什麼文體，雖然有些名人稱他為新的三個日字的品報，不過我自己既不相信是個批評家，對於那些自稱批評家的批評也多不敢相信，——這也並不是限于壞話。你當然還記得語絲誕生的歷史。當初你在編輯晨報副刊，登載我的徐文長故事，不知怎地觸犯了晨報主人的忌諱，命令禁止續載，其後不久你的飯碗也敲破了事。大家感到自由發表文字的機關之不可少，在開成茶樓

集議，決定發行這個連名字也是莫名其妙的週刊。我們並不是專為講笑話而來，也不是來討論什麼問題與主義，我們的目的只在讓我們可以隨便說話。我們的意見不同，文章也各自不同，所同者只是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亂說。因為有兩三個人喜歡講一句半句類似滑稽的話，於是文人學士遂烘然以為這是語絲的義法，彷彿語絲是笑林周刊的樣子，這種話我只能付之一「幽默」——即不去理會他，雖然他們的不懂本來也不算很希奇。還有些人好意地稱語絲是一種文藝雜誌。這個名號我覺得也只好「壁謝」。現在文藝這兩個字十分威嚴，自有許多中國的王爾德們在那里主持，我們不配也不願滾，混進裏邊去，更不必說語絲其實不是專門賣什麼文藝貨色的。語絲還只是語絲，是我們這一班不倫不類的人借此發表不倫不類的文章與思想的东西，不倫不類是語絲的總評，倘若要給他下一個評語。

你所說的推廣範圍，這是很好的事，不過本來沒有什麼限制，所以也就無須新加修正。語絲向來並不是規定「不談政治」，只是大家都不去以政治為職業，對於政治（黑狗咬黃狗的政治）也沒有興趣，所以不去談他罷了。但有時候也要談談，如溥儀出宮，孫中山去世等大事件發生，我們都大談而特談過，至於曹仲珊冷落宮，吳子玉入山出山，便冷眼看過去。

「那隻大虫」在北京教育界跳躍的時候，我個人在日報上曾發表好些議論，但覺得這班東西太無人氣，在語絲上不會提到他們：這都依了個人的趣味隨意酌定，沒有什麼一定的規律。除了政黨的政論以外，大家要說什麼都是隨意，唯一的條件是大胆與誠意，或如洋紳士所高唱的那所謂「費厄潑賴」(Fair Play)，——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自信比賽得過任何紳士與學者，這只須看前回的大虫事件便可明瞭，我們非紳士之手段與態度比紳士們要「正」得多。我們有這樣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論之資格；辦一個小小週刊，不用別人的錢，不說別人的話，本不是什麼為世希有的事，但在中國恐怕不能不算是一種特色了罷？

你要代寫「來答代決郵」，我先視為快，「企予望之。」祝你文思敏捷，早點可以填語絲的末幅。十一月十日，如字講的伏枕書。

語絲的體裁

啓明兄：

自我回國以來常常有一個疑問，無論如何運用我最高的腦力，用如何讀幾何的分析工分總是答不出來。近來因為討論到語絲的體裁，不免又想起來，不知道先生或是伏園，或是那一位語絲的朋友能用較聰敏的幾何分析，替我解釋一下，免得我讀語絲，猛進，或無論那一

種一大張八頁的刊物時，心上要每每難過。

我從小就聽見我們先生說書是自右而左自上而下讀法的。平常這樣讀法也是通的，一百頁總可以讀下去。若是西洋書便只要由左而右，與讀中文書籍相反，這也是很簡單。但是自從京報副刊，語絲，莽原，猛進等等出世以後，却發覺此例不通。無了論如何翻來翻去，總找不出一個相當的讀法，或盡向左，或盡向右，或盡向下，或盡向上都不行，又沒人告訴我，找了好久才找出一條原則如下：

「頁數若依由右而左讀法，其結果如下：

1. 2. 7. 8. 翻，5. 6. 3. 4. 凡語絲，猛進，京

報十種副刊皆適用。」

我暗想這種前無古人的數法當然有什麼好處，不然何以能蒙各大編輯先生的一律採用。但是至今還不知道其妙處何在？譬如上期我讀魯迅先生的大文到第二頁便不知去向，無由問津，後來發覺在頁旁有這麼一個符號：

「九〇 一九」

於是我登時覺悟只須把全張倒過來便可以讀得，本來由下而上的可一變而為由上而下了。但是這是什麼道理？自然若將報割開而以第二張夾在第一張後可以循序讀下去，但是這是不叫看報的人必帶一把洋刀然後可以看報？況且割開來一查，第一張仍舊是1. 2. 7. 8. 第二張是3. 4. 5. 6. 這有什麼好處？照理豈不是應該

上半張1. 2. 3. 4. 由右而左循序而進到上半張完才到下半張又由右而左循序得5. 6. 7. 8. 這一點發現易行的辦法何以反不採用？于裝合訂本也未見得有何阻礙。這一點瑣細似不值得討論，但是這種「翻天覆地」的讀法給讀者許多不便，倘是他人仍要抱殘守缺，語絲不必跟他們盲從。我是主張講求外觀的，所以把這一點意見寫下來。

十一，十一語堂。

語堂兄；

你所提出的問題實在不容易解決，其理由因為語絲只有八面，倘若再多一點便可訂作一小本子了。照現在情形只有這幾種辦法。

一，即現在所用，第一張1. 2. 7. 8. ……的摺法。

二、直摺，即第一張1. 2. 3. 4. ……，如前此的歌謠週刊，但也要裁開方行，否則第一與第二張還是顛倒的。

三，摺法同上而第一二張不顛倒，如前此的晨報副刊，但這摺法我完全反對，因為看時雖略順便，訂時却很費手脚；上下兩張中間的墨線是靠不住的，若照他裁下，兩張的下端便長短不齊，要裁得齊幾乎非用尺量了不可，因為此外並無可以依據的標準。他們廢止了那個摺法而改為舊學燈式的長方形，我覺得很可感謝的。

四，摺法同前而兩張裁開，如前此的燕大週刊，這也遠便利，但兩張小紙，似乎容易散失，又于發行上也或者稍費手脚。

據我看來，這三種或者比較的好一點，倘若大家以為舊法不好，預備改變。最好是印刷所有那樣穿孔的機器，在上下兩張之間穿排郵票上的那種小孔，發行時還是一張，讀者拿到手可以撕開來看。但不知道這個辦法可以實行否。十一月十三日，周作人。

論國民文學書

王獨清

作人先生：

今日在友人處見到了語絲。忽然發現了第二十期上錢玄同批評「國民文學」的話以及第二十三期上林玉堂下的「國民文學」和「國故」「國粹」「復辟」都是一類東西的斷語。我覺得他們實在是陷入了娛會，並且是很大的娛會。

他們所指摘的「國民文學」是穆木天和鄭伯奇從前在京報副刊上發表的兩封通信中的提議。這件事的發動本來很早，一年前伯奇由日本來信和我討論在今日中國文壇應持的態度，我們都互感覺得有提倡國民文學的必要。因為今日中國所謂的作家大都不能了解文學底使命，只知道很淺地摹倣，却不知道對於自己底民族與以有意識的注意。以現在中國這樣處於悲哀運命之下的時候，而沒有一個真正

體驗國民感情的作家，我們且先不要說這是代表全部中國人底懶惰與麻木，即只就文學本身來觀察，也是一個宣告墮落的先徵。我們這樣定了宗旨以後，不久伯奇便發表了他底國民文學論(創告週報)。今年春間他又來信報告他底具體主張，那時我正預備歸國，擬到國內作正式的運動；不料因為我自己病和窮的原因，歸國的計畫到現在還未曾實踐，我們底運動也就好像是中絕了。只這樣空吶喊了幾聲，再不會見以後實行的步調，僅僅就開始提議的話上來追求，或者可以便一誠會之點：在這一層上我對於錢林底本意覺得是應該推重的。

但是若就事實來說，我對於錢先生首先遺憾的就是沒有認清我們底目標。他把我們所提倡的「國民文學」與「贊美拳匪」和非常狹義的國家主義者列為一類，確是個大錯。只就我個人來說罷，我雖然在我飄泊不定的生活中對於中國民族抱了些衝動的或者簡直是個無用的人所空想的熱愛，但是同時却也極力恨棄那般復古式的國家主義，更說不上做「贊美拳匪」的夢了。國民文學，就我看來，是無論那個民族都不可少的一種需要(除非那個民族自己不願意有文化)。不管你怎樣說，一個民族若不注意自己內部，不宣洩自己感情，不叫醒自己意識，就是費盡心力去摹倣人家，根基總是在沙上建築的！其成績怕也只是等於零罷了！我們

所理想的「國民文學」也只是這樣一個志願，其距離一般無聊的復古派之遠似乎已無待解釋。況且伯奇在他具體的主張中明明列舉着有「主持社會的正義」「主持階級的正義」「主持兩性的正義」，我真不知道錢先生從甚麼地方看出這種主張可與「贊美拳匪」等同列，而林先生底「和國故，國粹，復辟都是一類的東西」的斷語也可見是未曾細看原文而武斷的了。

我也是憤恨現代中國民族墮落的一個人，但是我只能憤恨「現代」的中國民族。我始終以為要望一個民族興起時，尤其是文學家應該抱着兩種熱忱；即第一「紀念」，第二「希望」。「紀念」却決不是「復古」；我們既可以紀念希臘底 Parthenos 可以紀念羅馬底 Forum 可以紀念埃及底金字塔，那麼也就可以紀念我們底萬里長城。這種歷史上的趣味並非引導國民去回到古代，只是為使國民提醒意識，感覺到對於已往創造者的愧心而勉力更從事於新的創造，然後方能實現我們底「希望」。我們恨的是那般淺薄的國家主義，只去抱殘守缺，在 neophobia 中討生活，但我同時也恨那般抹煞一切的褊急主張，竟至蔑視到代表人類真實情感的 Nostalgia！

總之，我們所要提倡的國民文學是希望文學家受民族的洗禮，我們理想中要求的文學家是描寫農民生活的 Turgeniev，是代人民申訴

的 Senkiewicz，是歌「Les chatiments」的 Hugo，是著「Wilhelms Tale」的 Schiller 這樣的國民文學，我想該總再不至於發生誤會。——但是若果錢林二先生排斥一切「國民文學」，甚至根本就反對「文學」，那嗎，我也就只好再不能開口了。

住在外國，見到國內的報紙時已經很遲，此時距我纔見到的語絲出版時已隔了好久，但所提起的問題，我却覺得是不厭重複的。要針對民族卑怯的癱瘓，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開民族昏憤的癰疽，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我以十分的誠意來轉同這幾句話；並請將我這封信與以發表。

王獨清。

二二，十月，一九二五，Stone 河畔。

本刊第五十五期目錄預告

- Narasthustra 語錄 林語堂
- 雨天的書序 周作人
- 去年的快樂 春臺
- 關於「市本」 豈明
- 答雪花社張孟開先生 川島
- 「搭題」的迴響 賀揚靈